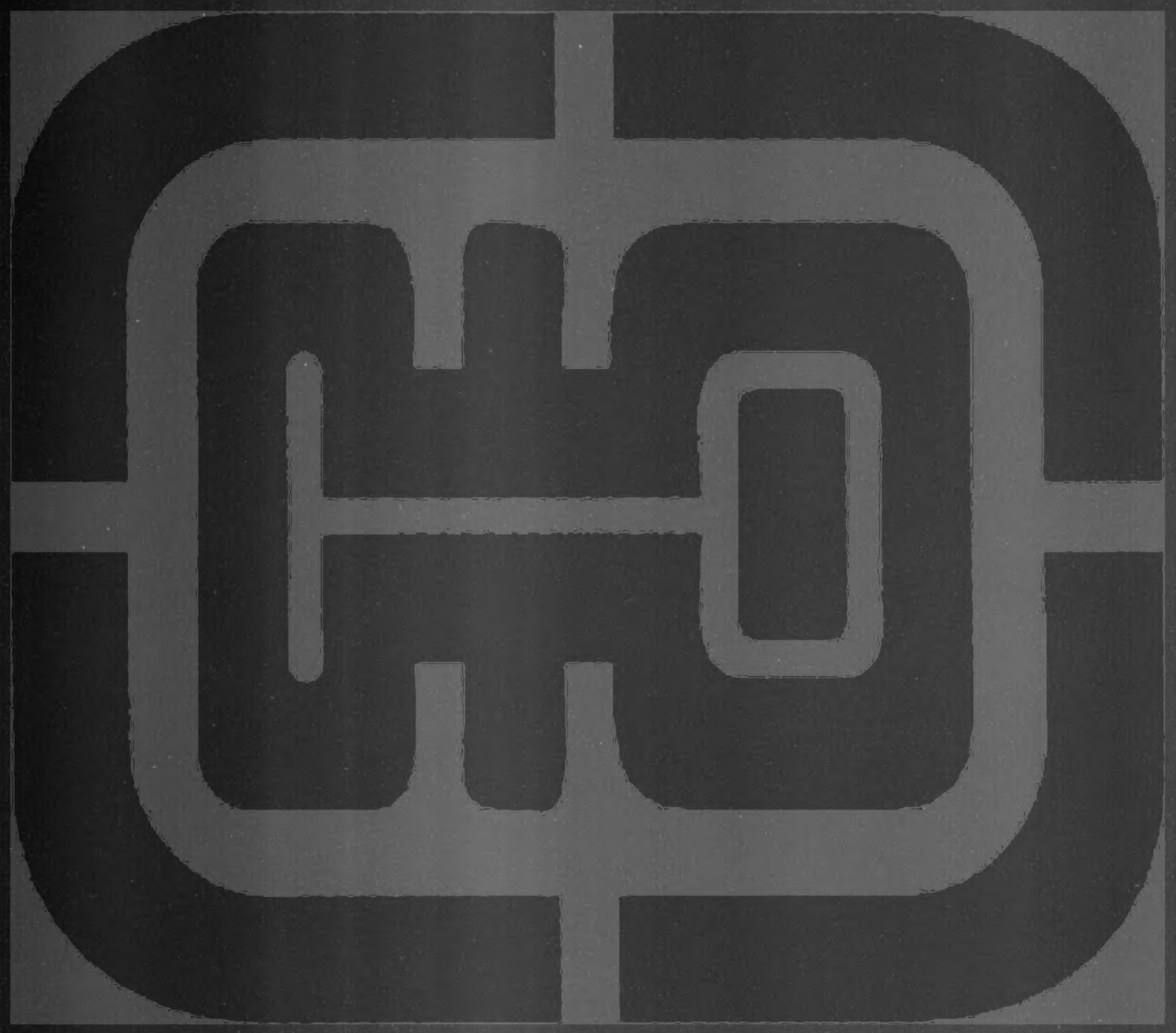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十誦律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百川日東流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苦一作若何時有終極曹子建詩相思无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贊公与房琯遊衍琯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貶在同谷也還為世塵嬰嬰累也贊公本脫俗人今反為世塵所累也頗帶憔悴色屈原既放顏色憔悴楊枝晨在手言以楊柳枝洗淨梵唄也涅槃經各於晨時日初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為齒木乃謬說也豆子雨已熟豆子種之所以供粥雨或作兩兩熟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是身如浮雲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安可限南北贊公自上国來同谷是自北而南然其身如浮雲无定著豈有南北之限也異縣逢舊友甫時為華州司功属関輔飢弃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与贊公相遇也初欣寫胷臆天長關塞

寒閔塞拍同谷乃邊郡也歲暮飢凍逼一作天長閔塞遠歲暮飢寒逼野風吹征衣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与賛公而執別而爲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欲別向曛黑曛作昏日入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馬斬思故櫪斬一作鳴馬馬斬猶戀故櫪兒甫之別故人乎鳥盡飲冀歸鳥得飲冀兒遊子不獲休息乎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棘矢蓋葉兩京之地昔與賛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行各努力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與廢不一古荊棘況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吳越春秋離別詞曰行

發秦州乾元元年甫自華州司功屬関輔饑乾元二年弃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紀行詩十二首皆傷之也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勉門公在同谷亦岌岌羞不盈月韓子荅竇公論此詩書方多奪文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土詩適彼樂土無衣思南州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郡傒云天水地寒田瘠

於同谷而同谷緑麻多於秦隴故也地志同谷當蜀北秦南蓋有地視同谷爲西南州而多于南也秦州記曰度所隴无蚕桑八月乃麥五月乃東謝靈運詩南州變炎德佳木陵寒山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出漢之養山養宇記秦州清水縣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此注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昭登京峴詩孟冬十月交殺氣隱欲終天氣如宗秋草木未黄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況聞山水幽水一作東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州同谷縣今成州栗亭縣也畸充腸多蕈實頃蕈常怒切蕈似羊蹄切本草蕈黄充五臟輕身名山芋山海經景山北望少澤多蕈蕈音与蕈蕈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人呼蕈爲儲語有輕重耳實一種也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山巖穴中蜂房之蜜也張華博物志遠方正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巖巖石壁非攀援所及本草石蜜黑蜜又有木蜜懸木枝作之有云即崖蜜也又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土蜜於土室中作之出於晉安檀崖者多土蜜出於東陽者多木出於蘆懷安陽者多崖蜜陳藏器云此乃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温多在木中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指有梨花蜜亳州大清宮有檜花蜜出盛取之圖經云宣州有黄連蜜雖洛間亦蜜房荅嚴窓以長竿刺令蜜出盛取之圖經云宣州有黄連蜜雖洛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漢志秦州天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湖水冬夏无增減因以名焉詩方之舟之雖傷旅寓遠傷

作云庶遂平生遊漢源之地向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況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薯蕷崖蜜冬筍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夫一作大惘然難久留惘一作烱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況甫平昔心性嬾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是砂石之田最爲墝埆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爲久留而去之同谷也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古詩兩頭纖纖新月生磊磊落落向曙星蒼茫雲霧浮庾信詩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言天地雖厚而吾道凋喪若无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李陵詩遊子暮何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蘇武詩相見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艱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我車已載脂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轄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按地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声幽咽遥見秦川肝腸斷絶按集公有赤谷西崦人家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苦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无所追來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爲後世嗤

鐵堂峽鮑欽止云此篇雙声疊韵体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縹普沼切緲弭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硤形藏堂隍謂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壁色立積鐵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徑摩穹蒼蟠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限一作垠嵌空太始雪嵌上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威遲哀壑底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徒旅慘不悅一作

徒懷松栢悅水寒長冰橫潘岳賦長冰積路我馬骨正折詩我馬瘏矣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水寒傷馬骨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抵弃也弧矢言盜賊因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弃不成家計故憂而內熱也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羅褒有鹽井賦公孫述傳蜀有魚鹽銅銀之利注蜀有鹽井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又濱以鹽池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煑以爲鹽博物志臨邛有火井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煑之不過三二斗刘淵林注蜀郡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国縣有鹽井数所唐明皇時成州長道有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資瀘榮梓逐閬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又唐志成州宝應元年徙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官作自有程文筆諧汝聲煑鹽煙在川汲井歲搰搰搰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見漢陰文人方將爲圃鑿井墜而入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言運載不輟也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君子愼止足君子足則知止也小人苦喧闐小人足則愈貪也我何良歎嗟良乃良久也物理固自然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硤硤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邁遠行也悄憂也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雲門亦秦地名積阻霾天寒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爲霾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甫發秦州正當十月故云漢源十月交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又云況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泝沿增波瀾泝逆流而上也沿順流而下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野人尋煙語謂尋火煙乃得野人与之語則知路少行人也行子傍水餐言人煙疎闊也此生免荷殳荷胡可切負也殳庸朱切古今注戟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与殳未敢辭路難甫雖行路之難猶愈於荷殳之夫所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謂避関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勉強終勞苦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神傷山行深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也愁破崖寺古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嬋娟碧鮮淨鮮一作蘚謂竹也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嬋娟詩謂竹月人也蕭摵寒籜聚摵子六切又所隔切蕭摵即蕭瑟也盧子諒詩摵〻芳葉零洄洄山根水山一作石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洩与泄同言曉雲溶洩而濛籠也初日翳復吐朱薨半光烱烱古迥切光也戶牖粲可數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柱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冥冥子規叫子規即杜宇也前注微徑不復取甫雖欲少憩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況徑陌微窄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北而之南也岡巒

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窄壁面削窄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狹面前山峭如削壁然也磎西五里石磎与溪同五里乃石名也縱橫五里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日車即日御也爲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後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俯恐坤軸弱坤軸即地軸也恐弱不能載若石以其石之高大故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魑魅嘯有風魑丑知切魅明秘切鬼屬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趍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昨憶一作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周礼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汧縣西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爲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指堂圖成皐有關鄭之武牢也東笑蓮花卑華山有蓮花峯見蓮峯望忽開注北知崆峒薄崆峒山名見聊欲倚崆峒注超然侔壯觀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已謂隱寥廓隱一作殷曹植詩太谷何寥廓突兀猶趂人及茲歎冥寞歎一作欲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山其勢皆雄峻雖蓮花峯崆峒山北之尤爲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尽使我嗟歎冥寞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 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沮縣茹切洳羊恕切沮洳淤濕也棧士諫切又士限切棧道編竹爲閣道謂之棧道 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 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 言屯兵於此旗竿暮豎其色慘澹也 風水白刃澁 澁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爲風漲舟行險澁如白刃之澁也 胡馬屯成皐 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皐鞏洛之間也 防虞此何及 賊屯成皐而官兵防備於此詩何嗟及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 苦含切

熊羆咆我東 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尔雅釋獸羆似熊黃白文 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我後鬼長嘯我前彘又啼 彘音戎輕捷善緣木猿狖之類或云彘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爲卧褥鞍坐氊之用 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 此紀異也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 伐竹者誰子 竹一作木 悲歌上雲梯 上一作抱 爲官采美箭 尔雅西南之美有竹箭焉 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 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爲范陽節度使齊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劒南之州也窮於楊國忠國忠爲劒南節度使二子爲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爲之采尽百姓苦之故也 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或作驚關西祿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宝十四載以討國忠爲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 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 白日遞隱見 遞待礼切更也見形甸切視也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 颼颼林響交 颼踈鳩切風貌 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 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四州唐志明作鳴秦州又有清水縣 旅泊吾道窮 窮一作東前注 衰年歲時倦 衰老之年況當歲暮

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小居尚百里百里乃縣城也休駕投諸彥諸彥指縣官也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遠客甫自稱荷諸彥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食蕨不願餘左思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茅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茨草創民未安居雖蕨爲微物不忍弃其餘盖艱難之際飢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

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濘乃挺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版築勞人功昔傅說版築傅岩即此地盖爲水所蕩汨四時常泥濘故以版夾其兩傍而築之也不畏道途永途永一作哀永一作路永反將汨沒同反一作乃謂不怕道途之遠只恐反同版筑之人同汨沒於泥淤也白馬爲鐵驪白馬過山翻爲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小兒成老翁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哀猿透却墜猿一作猱猿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死鹿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能超越而死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

者須是防護無爲怨遽而汨沒於泥淤也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亭亭高貌酈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比對西康州廣東有康州而此謂之西康者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廢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盖公所作因事感發託興高遠意以漢爲不足錄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興王道自文王既沒鳳声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盖鳳之爲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爲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鷟鳳之別名也春秋元命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鸑鷟鳴岐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

上頭 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 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 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 炯戶頂切光也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文選禰衡鸚鵡賦序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所重王者瑞 重直用切尚書考靈曜曰明王之治鳳凰下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是為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蒸邑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翺翔於紫庭余何德弓以感靈 敢辭微命休 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若為天地万物父母賢者賴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是以飢寒日啾啾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也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者非有道之祿不食也 坐看綠翮長 長如字 舉意八極周 自天街瑞圖一作圖讖春秋合讖圖曰黃帝坐元邑洛水之上与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街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邑石室名也又曰堯坐中舟与大尉舜臨觀鳳凰負圖以授堯 飛下十二樓 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應劭注出昆侖之圖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崑侖之城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 圖以奉至尊 奉至尊天子也圖一作獻 鳳以垂鴟猷 鴟猷大道也鳳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虫文曰孔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義膺文曰仁腹文曰義信帝王世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別分之辭也此乃孔子歎鳳鳥不至之意也 羣盜何淹留 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咸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尔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同谷屬成州 乾元中寓居同谷 于同谷西康以別南康李嶠師友論李太白表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旨致不在屈原之下池 有客有客字子美 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 白頭亂髮垂兩耳 亂一作短髮過耳言其短也 歲拾橡栗隨 餘切依字橡栗也按新唐書甫實以白資晉虞預雖鄴杜間轉入南山中絕糧拾橡栗而食則子美黃帝篇宋有徂公爰徂而養之先註之曰與君等朝三而暮四 徂公 橡似兩切栗實也徂千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徂公之比乎後漢李固拾橡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
芧栗也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陸德明音義狙公老
猿也廣雅云狙猕猴也司馬云芧橡子也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
故指京城爲中原甫家京兆杜鄠自賊
亂以來家信不通故
云无書歸不得也

手脚凍皴皮肉死

皴七倫切
皮折裂也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

已一作獨嗚如字荒胡切歎辭也夢弼攷之字書於
烏嗚三字通用孛呼嘑戲乎五字通用詩烈文曰於
乎前王不忘而礼記大學引詩則曰於戲前王不忘蕩曰於乎小
子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可以爲於乎也
前漢載二王策文則變於戲爲嗚呼至於王莽九錫文曰於戲豈
不休哉又於戲字顏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廣韻於字注云古作
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爲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注於戲歎美之辭見尔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
亦皆可
相通也

悲風爲我從天來

天一作東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
悲風爲生天爲之感動況人乎

長鑱長鑱白木柄

鑱鋤銜切又士緘切廣韻吳人云犂鐵又
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顏之推訓俗音字鑱
仕衫切即銳也俗謂
之地鑱又仕鑒切

我生託子以爲命

按鑱以鐵爲槧以木爲
柄所以掘地種植乃生
死所係故云託
子以爲命也

黃精無苗山雪盛

黃精无苗言其飢也廣雅
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
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土卵余謂陶
說非是當以黃精爲正按集有泉眼
詩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短衣數挽不掩脛

衣不至
脛言其
寒也甯戚叩牛角歌
曰短布單衣不及骭

此時與子空歸來

空或作同非也是時
同谷艱食甫荷鑱而
採黃精以雪盛无苗
可尋遂尔空歸也

男呻女吟四壁靜

如司馬相如家徒四
壁立中无所有男呻
女吟飢寒
不可忍也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閭一
作隣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爲
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

一作各一方趙傁詩史云公四弟曰頼曰觀
曰豐曰占各在它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劒外
有占歸草堂曰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荊門詩系云
第三弟豐飄泊江左又有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三人各瘦何人彊

謂兵馬之乱各爲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礼
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
賊感其意
各捨之

生別展轉不相見

樂府它鄉各異
縣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

胡塵謂祿山之乱
也詩云道阻且長

東飛駕鵝後鵝鶬

駕古呀切鵝七
由切鶬七明切
廣雅鳴鵞倉鳴鴈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鳴鵞或謂之鶬鳴鳴音何
又音加吳都賦鶬鶴鵝鶬劉淵林注鵝如鷺而大長頸赤目其尾避

水毒好啗蛇尔雅鶬麋鴰郭璞注今呼鶬鴰蓋鴟類也陶隱居本草鴛鵝大於鴨似人家蒼鵞鵞禿鵞鶬九頭詩有鵞在梁毛萇傳禿鳥也

安得送我置汝傍 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又得舍弟消息詩云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乱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託言欲跨駕鵞鵞鶬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荆樹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風回反无処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余收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 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国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

良人早歿諸孤癡 釋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騃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 時甫妹在淮南也

十年不見來何時 時一作遲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

扁舟欲往箭滿眼 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乱

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閭里爲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爲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爲極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猿昼鳴甚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猿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嘗有客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枯樹一作樹枝

黃蒿古城雲不開 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二漢屬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蒿故云古城

白狐跳梁黃狐立 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遙遊篇狸狌東西跳梁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武都之山黑水出焉有玄狐蓬尾

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万感盈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爲之作招魂辞魂兮來歸此云魂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 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

古木巃嵸枝相樛 巃盧紅切嵸子紅切樛居虯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洪慶善補

音巃力孔反蹤音摠木葉黃落龍正蟄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皆墐其戶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蝮蛇東來水上遊蝮芳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僭即尊位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尔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白尖人犯之頭足貼著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拔劍欲斬如高祖斬白蛇以興赤帝之子故也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思相使切一作怨遲〻溪壑為我迴春姿猿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龍蟄而蛇遊時之乱甚矣歎无力以救之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李少卿荅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三年飢走荒山道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二年矣餘見前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勳舊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与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傁云七歌其一惜身窮其二相家窮其三四愴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夜窮谷其六蝮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卿相恨未為皐卨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万丈潭万丈弘澄兩山危立下湛寒碧

清溪含冥漠含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公万丈潭詩曰清溪含冥漠倒影垂澹對出入巨瓜礙何當暑天過今本寫訛當以趙本為證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万丈潭龍之所蟄集有同谷歌曰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跼渠六切曲也堮逆各切垠堮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蹐然蓋言其險也西京賦靈囿之中前後无有垠堮淮南子出於无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鍔古字通用側身下煙霧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却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相對如削成然而攢乎清虛也時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鴻嘗有詠公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付空勤舊山隅鴻曰万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立千仞其廣千里倒影垂澹對對舊作頹並徒對切澹對猶淡沱也集韻作灕音隊水帶沙往來貌謂山

臨水而山蘸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逢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也或謂澹瀨瑤池也黑如灣環底如黃作知陳作環音還清見光炯碎炯古迥切光也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帷一作帳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寒木壘旌旆壘一作疊康協終南行楓冊杉碧壘旌立旆遠川曲通流謂仇池川与此相通也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言源泉由此流洩也造幽無人境天台賦卒踐无人之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閉藏脩鱗蟄趙傁云是時深冬而龍蟄也出入巨石礙石一作瓜何當暑天過一作何事炎天過淮南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決意風雲會万丈之潭龍之蟄藏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爲恨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璉詩欲因風雲會濯翼凌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屬飢歉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沿道紀行十道志同谷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聖賢指孔墨汲汲於歷聘也突竈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无暇炊爨也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煖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況我飢愚人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昔聖賢如孔墨猶不免栖栖況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居同谷兒女至有餓莩奚爲不餬口於四方乎詩其究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喜一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懶於應接按集公嘗有詩云地僻懶衣裳蓋謂此也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甫奈何於口体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詩以昨秋出諫垣掾華州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月至成州城故詩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劍門是一歲四行役也忡忡去絕境忡直中切心変貌如為物所衝也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龍潭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迴首虎崖石虎崖一作白崖白崖山名在同谷迴首尚有眷〻之意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交情無舊深一作雖无舊深知一作金舊情深知甫謂与同谷縣官數子雖新相知傾盖便如舊契也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屈偶值棲遁迹謂遇勝境即棲息初不問久暫也郭璞詩山林隱遁棲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林鳥尚得休憩而甫奔走无定居反有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惜別之情必迫於寇攘而迁也按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刼吏所羞又曰古来无人境今代橫戈矛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木皮嶺在四州賈耽皇華四達記木皮嶺在栗亭東

首路栗亭西首讀去声謂命車向西行也顏延年北使詩首路跼險難按地理志栗亭在同谷郡東十五里尚想鳳凰村在成州東南季冬携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蜀門即劍門也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譏安祿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千巖自崩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坼岸屢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祿山僭稱帝號也後漢張昶華山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塞悉側切大明謂日以喻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犯国紀而蒙蔽於君也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祿山割據也再聞虎豹鬭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刘安招隱士虎豹鬭兮熊羆咆屢跼風水昏謂水之險阻難行也高有廢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轅短一作断下有冬青林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清無沙土痕此兩聯寓意玄宗在蜀而有靈芝之草金碧之氣薦瑞于此也憶觀崑崙圖畫一作墟目擊玄圃存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玄圃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淮南墜形訓懸圃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辟之而泛江也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渡口下絶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切差他綺進貌杳窕入雲漢杳一作窅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遠也我馬向北嘶不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山徒飲相喚言徒尚求侶甫与兄弟隔別反不若之也元康地記猿声沈休文詩鳴猿悲遠音山石纍纍遠行不如歸白灘漫漫漫漫遠貌古詩鳴猿悲遠声沈休文詩鳴猿悲海水漫漫清石礧礧礧礧落貌切古詩水清石礧礧石纍纍遠行不如歸沙飜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散髙壁抵欹崟欹音攲崟音吟張衡思玄賦慕歷陵之嶔崟注山貌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甫遭亂離故志於羈旅奔走是以有於再三嘆息傷不得其志也迥然洗愁辛迥一作逈多病一踈作俊水會渡會一作回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洶若溟渤

水會渡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妬勞切刺舩竹也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復陟万嶺之嶻嶪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衆星乾乾音干燥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嶻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疾慙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頻苟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古詩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歌疎林林一作竹莊子齊物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齊物篇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万竅怒號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而少憩也始覺所歷高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為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一道一作閣）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言可避亂也）水清至多魚（家語入官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好鳥不妄飛（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因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謂安愛緒尚機狹洛也）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亡壚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絶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国之境七国時楚国巫郡之地隋煬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又為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長風駕高浪（高一作危）仰臨白浩浩自太古（浩く皆讀上声水貌）危途中縈盤（一作危途縈盤道）俯視青歛歛（歛歛猶道之細也）望垂線縷（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浮梁歌誰鑿

梁相柱（杜詩緻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渭石之歌浮梁之歌皆難行之地故目生眩頭生風矣）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飽聞經瞿塘（瞿塘峽在峽州）足見度大庾（大庾嶺在虔州）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數其所切詩也瞿塘之峽大庾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石砥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謂夕照也）蜀道多阜花江間饒奇石（江文通詩崦山多奇石）石櫃曾波上（曾与層同謂閣道跨于層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臨虛湯高壁清暉回羣鷗（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暝色帶遠客（謝靈運詩林靜帶暝色）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絶迹信甘孱懦嬰（羈鉏山切懦奴卧切懦弱也）不獨凍餒迫（甫感此絶異之迹傷為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優游謝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与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来**吾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有一作頗一作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滯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枯栢渡枯居胥切而朝存唐書云橫州栢津則知栢州枯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枯栢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氐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四六七年諸葛亮定之鍾會伐蜀姜維来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流之津駕竹為橋以渡之也**竿**作竹竿**濕煙漠漠**濕漠漠一作竹竿漠漠**江永風蕭蕭**戰国策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連笮**笮側格切窄宇記龍州江油順朝本張弘策子戰死**動嫋娜**窄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梁益記以竹索為橋亦名繩橋**征衣颯飄颻**颯悉合切飄五歷切水鳥或謂鵁**急流鴛鷺散**鷺鷥鷺翰也鴛鴦也鷺白鷺也鷥鷺鷥也鷺翰博抱切鷺鷥鷺翰舟船因急流而散亂之也**絶岸黿鼉**

驕或謂黿鼉鰐橋梁也橫絶於岸而驕泄也**西轅自茲異**謂整轅西向成都也**東逝不可要**要与邀同謂東行可以下渝合二州也**高通荆門路**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荆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闔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眄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以寫憂也**前登但山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冢亦曰山椒謝靈運詩税駕登山椒

劒門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梁山亦名大劒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有劒閣即張載作銘所謂蜀都賦緣以劒閣劉淵林注劒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国**劒門天下壯**門一作關**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形勢而東手於人乎遂階謀割據華陽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劒閣道酈元水經注曰大劒戍至小劒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壁如**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一山之高也詩其南而石角北向則有百仞之義也**百萬**崇如墉**刻畫城郭狀**謂城郭依山以為固如刻畫然**一夫怒臨關**關一作門**百萬**

未可傍傍一作仰傍近也蜀都賦一人守隘万夫趑趄珠玉走中原珠玉陳範皆作玉帛岷峨氣悽愴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峨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路二皇喪蜀舊為西帝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声不聞乎中国未嘗奉中国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山之氣為之斷絶可令人悽愴是以玉帛始走獻于中原矣至今英雄人高視見覇王王于況反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障鏈棼産切平識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戰鬪雖肯廉遠而不爭爭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国有乱起而據之原夫爭端皆由眞宰自剖判以来有此危峦疊障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將欲罪彼天工而鏈其險阻也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默一作黙恐當甫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後有為割像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家之慮也

鹿頭山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関以

鹿頭何亭亭亭高貌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甫望成都如劒閣之欲飲食乃至鹿頭山已斷絶下視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懷其慰其飢渴之望也出京華一作咸京遊子子甫自謂也劒門不可越張孟陽劒閣銘推蜀之門仍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万仞又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来游成都山鎮重復險阻艱難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劒門險以又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殊方昔三分覇氣曾間發殊方昔三分天下覇王之業天下今一家謂南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記礼運閭閻見切昔娓且蜀三分之時備據此一方以建覇王之業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雲端失雙闕双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見矣或曰雲端魚有以觀門鹿関之險果何用哉悠然想楊馬繼起名肆兀肆即兀切律兀高貌有文令人傷文章貌遭其時也慘澹豪俠窟謂此地出豪俠之士負特豪氣俠助人之急雖也鄭樵詩京華遊俠窟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吾收尔骨焉紆餘脂膏地紆餘屈盤貌言成都之地肥沃

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此州最爲難治儻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掣肘於朝廷安能鎮此乎冀公柱石姿冀公乃僕射冀国公裴冕也吳志陸凱傳宰相国之柱石論道邦家活周官茲維三公論道經邦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論道之職後有柱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人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爲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爲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翳翳桑榆日桑榆謂冥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將衰朽也陶潛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顏延年秋胡詩日暮行來歸物色桑榆時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阮嗣宗詠懷詩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偏在西故云一方古詩各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国也曹植詩不見耆舊老但覩新少年未卜見故鄉故鄉謂長安也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魯直作日月曾城填華屋曾与層同填陟刃切完也或曰填音田滿也言豪家多也淮南墜形訓崑崙墟中有層城九重季

冬樹木蒼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劍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喧然名都會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間笙篁間居覓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信美無與適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梁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翻車峴詩四望極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鳥雀雖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杳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初月出不高喻肅宗初即帝位也衆星尚爭光喻史思明之徒尚与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国所不能免況甫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裴冕尹成都甫是以卜居於浣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巂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引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西

郊向草堂裴晃鎮成都為甫卜築草堂於西郭浣花溪上市橋官柳細後漢公孫述十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往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市星橋橋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有石星華陽国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星所潛淵也爾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裛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名江路野梅香市橋江路草堂所經之地也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裹檢或作減非是無人覺來往裛一作競或又作与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出崔公嗣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為戲也謫官樽俎定常開官一作居俎一作酒九江日落醒何處九江在夷陵郡按荊州記江出岷山其源若蘼蕪谷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縣里名南江初在犍為与青衣水郡与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与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与沔水合至洛縣与洛水合東北至巴水合至尋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無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尋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卬云九江禹貢在荊州一柱觀頭眠幾回一柱觀在荊州按諸宮故事宋臨川

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聖一柱觀荊州羅公洲臨川王起衆梁幸一柱觀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唯有十柱衆梁共之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二休臺是也可憐懷抱向人盡言傾懷以相待也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劉從命者故憑錦水將雙淚好向瞿塘灩澦堆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荊州記灩澦如馬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下盖舟人以為水則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劒南節度使右僕射兼吏部尚書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風郡開国公檢晃為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詩所謂主人謂裴迪裴公或以主人自稱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里橋左浣花溪前枕集有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宝應年是也浣一作流之主人為卜林塘幽並見題注已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崔豹古今注蜻蜓一名一雙鸂鶒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魚蛇常在溪中无毒氣東行萬里堪乘興蜀西方里橋在浣花溪東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須向山陰上小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興撐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尽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无破塊然飄風暴雨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无声為佳矣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綉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潛雨詩漬花枝覺重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灘一作籬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鸕鷀鸂鶒見水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禁當蜀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稠花亂蘂裹江濱裹一作裏行步艱危實怕春實一作獨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荅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東望少城花滿煙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舍商賈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綺麗星繁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一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盞一作鑽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焉喚取佳人舞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蘂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少須顏色好多謾枝條賸賸與剩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堦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鸂鶒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霑汝在作你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緣江路熟俯青郊檻字惟蜀中多此木詩之蜀人相傳以爲丘宜切按王荊公絶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檻者與後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檻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檻木栽詩云飽聞檻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檻字惟蜀中多此木詩之蜀人相傳以爲丘宜切按王荊公絶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檻者與後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檻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檻木栽詩云飽聞檻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籠籠將數子让一作下古今注烏孝鳥也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嫌憎無心作解嘲憎土舊作慢楊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蜀相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漢昭烈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隴畝好爲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二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勑後主曰汝与丞相從事二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与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二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廟今寓於亮墓所左右蜀牧樵採不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植按集公有詩云碧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国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不如蜀之錦江魚涎能鮮明錦綠蓋濯錦江錦里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鹽官鐵官橋官一曰錦官城江山明媚錦華如錦曰錦色草碧隔葉黃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古詩黃鳥鳴相

映堦碧草自春色江文通別賦春

追咬二弄好音王僧二顧頻繁天下計 更亮表頻繁省闥出
逆詩楊園流好音 撼六軍餘見題注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
忠性下之 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
臧分也 士皆傷悼之向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有其土地者哉
襟 諸葛制八陣圖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 老病人扶再拜難 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 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攔

有客

患氣經時久 臨江卜宅新 喧卑方避
謂有肺疾也 謂結草堂以枕浣花溪也
俗古詩喧卑厭俗居 疎快頗宜人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江揔詩山谿自疎快

十二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 言跡不多爲客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雖微出於力
之所致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爲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 圓荷浮小
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无庵容之氣也 賒遠也
葉細麥落輕花 落作墜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孝
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慈
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爲榮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
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
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爲榮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
帝乃從之

梅雨

南京犀浦道 梅熟黃時霖雨 周処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
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
怪因以名縣今本犀作西非是
四月馭 其霏如霧名梅雨自
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濕
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
五月雨謂之送梅
湛湛長江去 冗
詩湛二長江水
上有楓樹林
冥冥細雨來 楚辭巫咸將夕兮靈保賔
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楓葉蕭二江水平茅茨踈易濕謂以茅茨覆屋也雲氣務密難開竟日蛟龍喜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盤渦與岸廻渦烏禾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洄洑者故与岸廻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二上有市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庐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庐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地僻嬾衣裳櫸柳枝枝弱梓許居切字正作拒梓柳唐顧陶作楊柳枇杷樹樹香樹二唐顧陶作對二鸕鷀西日照曬翅滿魚梁此詩樂田舍在清江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梓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鸕鷀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尔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拔一作挨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指浣花溪也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來一作歸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爲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稚子敲針作釣鉤此甫言江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乎棊釣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爲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詠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篇以直針而爲鉤兮又何魚之能得多病所須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一作但有故人分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爲害屬守氷作石犀五枚二枚置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刘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蹏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謂甫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国志秦孝文王以李氷爲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氷又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肩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天生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襄陽白銅鞮歌漢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蜀啚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興王与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今年灌口損户口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十里崖口古所謂天岳關也此事或恐為神蓋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水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諸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江神要盟必復至於户口耗損以為神蓋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无作神羞　終藉隄防出衆力終藉一作幾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三犀一作五犀當之時必興工作為隄防以禦其沴詭詐不經果不足与語人事之修其卽正不足信矣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瘵傷察側畏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无洪濤之災天綱陵遲四海横溢幸賴皇帝撝鴻巨唐之代不生禹稷疇咨納諫誰與讓位伊誰尸之臣愚以為不然蓋天生斯人以拯斯人非為一人一姓而已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石笋行蜀都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以珠宝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五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俯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治國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鐫四字曰濁歐燭蠲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司毋拙而詳之賢議曰然歐字四其理各有所主玄子歲蠲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歐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蠲字可記主稼穡充溢民物富贍悉以年事推之應驗符嚮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為定謏所偏斜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二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陌一作街蹲徂尊切踞也杜光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兵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笋一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顯注古老相傳是海眼老一作來岩辭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笋二尺每爰月大雨水湧出高丈餘土穴如水渠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發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冥冥此亦其冥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都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四

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雨多往往得琅玕按張揖廣雅琅玕珠也蜀都故事石筍真珠攺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琅玕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牓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琅玕金碧異物成都記石筍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栗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恐是昔時卿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爲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大石高丈餘重千鈞爲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詩駿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筍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理翳蘚狀如綾錦所留之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綠飾謂爲海眼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誠之大旨而已晏然處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誠祿山国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宝末年之禍然其誣罔謬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筍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有神靈以厭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淪乱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爲乎向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裔則天宝之禍庶其息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筍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録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以農事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汶山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爲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爲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崩眼身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虢呼号平聲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姑發憤義盖帶羽翮傷形愚荅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毀羣臣趨詳觀此詩盖爲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悤而化爲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爲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爲杜鵑花然其
聲哀悤者豈非若訴国亡而身摧殘變而爲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国謀遷之于西内由是明皇怊怏
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悤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
李頎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轡蹄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魄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髣髴飛走榛間逐蟲蟻豈
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変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作去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欽止云崔
寔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乱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隣殺渝州刺史划十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説不同並兩存之翟盜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
亡上下之分以爲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
長安即此谷道也駱谷在褒斜之間
盤屋十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自説二女齧臂時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世説趙飛燕妹妹
弟少貧微又飛燕見召與女弟趨臥臂而別迴頭却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雲云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餓困蜀亂勤盡甫聞山師古云禄山亂百姓
其説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驍堅勁竟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殷前兵馬乃王
擾時天子命陞擢以三千神策軍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
屢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毀前之兵搔動良民若此豈
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吳曉號四明狂客
謫放自虢州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號爾謫仙人子豪本事集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爲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驚一作聞**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作墓碑曰賀知章見其烏棲曲歎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爲調羹召供奉翰林**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白爲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召白作叙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獸文也白外傳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于金鑾殿**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後蓋白之驟遷也**乞歸優詔許**天寶中白爲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契故遇之相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又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是也**未負幽棲志**言欲隱也**兼全寵辱身**言白初蒙寵眷今被讒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醉舞梁園**

夜言白昔与甫同遊梁也時与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兎園是也**行歌泗水春**言白昔与甫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大而難用也**道屈善無隣**言其道否而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白之俊似祢衡也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献鸚鵡者射辛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諸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筐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稻粱求未足**言祿未充其志反遇讒謗故傷之也**意苡謗何頻**意於記切苡養里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苡種還人譖之以爲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璘反而譖者以白爲參屬而与謀故甫取喻白之遇讒也**五嶺炎蒸地**白被譖流夜郎地与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眞都龍嶺臨賀萌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爲五嶺蘇軾指掌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張海之比古荒服秦置三郡漢分九郡日南珠崖皆在此地焉**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三苗之竄爲比**幾年遭鵩鳥**白之遭貶故比之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爲賦以自廣**獨泣向麒麟**白之不遇故比之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謚祥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牡曰麒牡曰麟牝鳴曰遊聖牡鳴曰歸和**蘇武**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握節不屈而還漢此以武比白則先還也黃公豈事秦黃公四皓之徒避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黃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楚筵辭醴日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而辭行也梁獄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鄒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蘇武黃公穆生鄒陽取以爲法必不黨於永王憑誰將此義爲之陳列于帝前也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不与白雪明其罪故甫欲乘槎爲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是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是也

狂夫唐舊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眞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一或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員外別業在百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風含翠篠娟娟靜翠篠謂竹也雨裛紅蕖冉冉香裛於汲反紅蕖謂荷也厚祿故人書斷絕譏交態薄也恒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甫之見弃於朝廷以疎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窻坐或作卧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況甫於老妻稚子乎茗飲庶漿携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爲君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宋玉招魂濡鼈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長路關心悲劍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劍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劍門山勢連絡限蜀爲阻片雲

何事傍琴臺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処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貰酒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献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盖以響琴也王師未報收東郡東郡今渭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城闕秋生畫角哀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称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幽通賦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力盡望鄉臺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藏身方告勞言乞養閑也詩不敢告勞青錢買野竹趙傁云青錢蜀人之語謂見錢也白幘岸江皐岸幘謂頹其巾也以示懶散刘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愛酒晉山簡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能詩何水曹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梁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曰吾每讀鄉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員外郎文章與刘孝標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刘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屧悉協切屐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所処蓬蒿沒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栗一作粟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忘機也）秋水纔深四五尺（纔一作雖）野艇恰受兩三人（艇別本作航黃庭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江山暮（山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甫自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四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乱入蜀也）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爲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宝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陽王思礼代爲河東節度使是時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礼已薨）幾時通薊北（謂平安史之乱也）當日報關西（謂長安以西也）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屈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郡龐嶺臨賀前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爲五嶺宜人獨桂林 史記始皇略地爲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禺即今之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推郴象州最多梅花萬里外 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是也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 言邦人稱美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 此指言叟子也晉孫楚嘗爲驃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比之也遠附白頭吟 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有終多喜新而厭故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弟 唐志唐興屬遂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宝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刘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時祿山陷兩京牲蜀偏遠獨無恙也劍外官人冷 言主簿之仕於劍南爲冷落之官也唐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益州是爲劍南道也關中驛使踈 言関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関中者秦川西以関隴爲限東以函谷爲界謂之関中唐関内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尽其地矣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乃從縉劍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

憶侍郎 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 佛一作費非是隨意宿僧房 古詩貪佛不如貪僧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閻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 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登臨何限倚山木 限一作恨言秋木枯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闃古鷃切闃寂僻靜也易闚其戶闃其無人注闃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曲也知君苦思緣詩瘦思去声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奎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南太史公甫自謂留滯也司馬迁傳太史公留滯周南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仙之方故用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芻秣鷹愁怕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驥

之思旅愁鷹之怕籠唯明府之高義有以青顧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盖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爲理明矣窮愁豈自寬豈一作有甫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寬其愁故繼有致稻粱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盖時值久雨以鴻鴈自況艱於致稻粱也

寄賀蘭二銛銛息廉切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平日久任用蕃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揔作白頭翁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

頭耳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爲南都號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乱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衆以建荆州爲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東人言自荆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如西極存西極指荆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時危當雪恥雪洗雪也恥國恥也計大豈輕論甫譏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呂諲爲荆州長史因謂以荆州置南都帝從之於是荆州號江陵以諲爲尹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爲不正矣按東方朔傳欲陳太階六符應

劭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終愁萬國翻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猶存終必翻覆万國也崔遠詩萬國尚翻驅牽裾恨不死甫根不能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漏網辱殊恩甫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甫以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之殊恩也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哭言羣臣無爲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遙憐湘水魂言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甫之貶逐何異於原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原原乃作離騷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讒言迁原於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園甫客居蜀薄有田園可耕以自給也風斷青蒲節言衰老如蒲之柔脆也霜埋翠竹根言自守如竹之不変也衣裳空穰穰穰汝兩切衆多貌關輔久昏昏久一作遠關中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与京兆昏昏言寇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願住長安日願住一作唯駐刘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乱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幼而聰哲荅曰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明帝又以爲日近日峯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光暉照北原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安一作夜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徑帶月荷鋤歸青門瓜地新凍裂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凍裂甫養生之資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悖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踈頑臨事拙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礼数之疏遂改節弃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此責若輩之辭也飢卧動即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重威輦衣百結之衣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無声吞声也詩鼠思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喻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安居也）江風蕭蕭雲拂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時欲歸吳楚也）秋花錦石誰復數（誰樊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速不暇數之矣）別家三月一得書（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復歸梓涉三月也）避地何時免愁苦（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甫將之吳楚也）西望千山萬山赤（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樹枝有鳥亂鳴時（鳴一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鳥晚棲枝尚乱鳴而求其類歸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射食亦切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也 **安得**下大治也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行者不賚糧 **道路**即今多雍隔按崔寧傳宰臣初罷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章彝并大閱東川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撫柔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校獵亦似觀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三云三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斃毗祭切頻仆也 **殺聲落日迴蒼穹**謂蒼天以仁爲主而爲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但禽斃獸爛若晴霽白日未及移晷已弥其十七八 **幕前生致九青兕**尔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 **駝馳蠻荒垂玄熊**駝他閣切馳徒何切駝負載也蠻荒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能駝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

圍楊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雲奔欲抱野也言禽獸爲之踧盡也都賦拂捷陷窞蹴跼咸陽 **有鳥名鸛鵠**鸛鵠能言鳥也 **力不能高飛逐走逢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鸛鵠賦侍陋躰微者飛不能逐逢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斃虞羅不幾於尽殺乎隋魏彦深鸛鵠賦何虞若之多瑞運橫羅以羈東 **春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荆公作侯周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勉章彝行田獵之礼不當合圍尽殺非君子愛物之道也 **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彝之爲太守一馬驄謂其兼侍御史也五馬者軍礼也劉氏河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綏珮武戟袴褶五馬駟曰軍國異容坐車綏珮國容袴褶五馬不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礼也按礼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如若自碩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奏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立跱蹋是也 **羅敷行自南來五馬立踟躕**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 **十年厭見薤**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
當作于是年之冬〻喜君士辛甫整肅爲我迴轡擒
西戎謂吐番也草中狐兎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騖麈輪蹂鹿擥狐兎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番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東駕幸陝又二日吐番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甫有感亂之意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轡擒捕吐番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爲多殺狐兎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壓再蒙時朝廷出
幸雖不至如幽王爲犬戎攻于驪山然亦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番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壅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位畫入中品
於今爲庶爲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也最清高立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也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年二十二后之姓於今爲庶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猶一作皆王作今皆漢祢衡被曹操割據何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采風流尚未衰恨是以曹霸以書畫馳名唐世也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書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出出逼人也但恨無過王右軍元晉作未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右軍書人善書丹青若心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人競買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朝夕書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之妙之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語意工於書畫而不喜仕宦也論語開元之中嘗引見見賢遍反現承恩數上南薰殿數色角切屢也又如字凌煙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將軍重爲之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爲之畫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猛將腰間大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毛髮動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爲之反三舍天馬玉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駿逸无比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畫工如山兒不同兒莫

角切皃人類狀不相同是日牽來赤墀下刘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廻立閶闔生長風廻一作夐閶闔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古樂府詩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尽得其眞也榻上庭前屹相向屹魚乞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魯訔云至尊含笑僕圉惆悵甫之意深也弟子韓幹早入室韓幹大梁人善寫皃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遂命韓幹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言幹斈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漂泊干戈際屢皃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終日坎壈纏其身壈音頷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

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注坎壈不遇皃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心一作上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爲水所浸常盈尺也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爲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与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爲梓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滿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賓客滿堂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枻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迤邐泝沅湘上衡山見宝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夔峽最爲荒遠之邦故恐爲鬼神奪也拔劍或與蛟龍爭拔一作杖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葛洪神仙傳費長房与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与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爲青龍也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焉郡国志洞庭堯女居之湘君所遊是曰君山謝靈運詩滅迹入靈峰噫風塵澒洞兮澒胡孔切字或作鴻豺虎咬人咬古肴切喻盜賊之害人也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員外居處適近常恣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以自遣遇楊子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誕恠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二章道法自然嗜酒愛風竹風一作脩卜居必林泉必亦作此遭亂到蜀江謂避祿山之亂也卧痾遣所便遣一作遺痾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声宴靜也謝靈運池上詩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牀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誅鉏草茅以力耕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地

廣方連延方一作必經營上元始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宝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敢謀土木麗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豈求華麗乎自覺面勢堅考工記審曲面勢臺亭隨高下謂隨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敞豁當清川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雖有會心侶雖一作惟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切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鵠或作鶴甫既創草堂未獲久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迁徙不常如蛟龍之无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乱也古來達士志一作賢達士寧受外物牽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遭崔子之難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而況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論語毋固毋必幽貞愧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甫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幾先物早識悔吝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眞所謂幽貞双全也尚念四小松按集有四松詩蔓草易拘纏易一作已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甫以四小松為念悯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

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郭英乂之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根一作限諸龕遍崔嵬龕古含字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達磨是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盖龍象乃鱗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等彼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丘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足令信者哀此寺經兵火焚爇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檀信所哀憫也使君騎紫馬使君指章彝也捧擁從西來彝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領甫來游也樹羽靜千里樹羽植旗也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左氏傳篳簬藍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醜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緣敝而紩之謂襤褸告訴棟梁摧公為領賓徒一作顧賓從一作願賓從咄嗟檀施開晉書石崇豆粥咄嗟而辨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盖拒物之声乃嘆声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菩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那鉢底此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云貝多出摩伽陀西国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多三者都闍婆力叉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都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叉多皆梵語貝多漢番為葉婆力叉漢番為樹多羅樹即婆力叉貝多之一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盖釋迦如來成道時樹樹經冬不凋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曰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椶閭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遮蔽須眉山却倚蓮華臺謂佛步生蓮華也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以此道撫恤士卒豈非周濟之才乎窮子失淨處窮子甫自稱甫謂已之処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人言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高人憂禍胎高人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務作福田也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入作大自哂同嬰孩迴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入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方木為之迴動而山僧孑遺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作人入作大歲月亦已乂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荊南歲月可謂乂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長丁丈切自覺成老醜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忤人意嘗聞酈食其武床折節為謙恭也前漢酈食其傳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年長更折節為德以說沛公痛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恭也前漢酈食其傳若甫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王褒洞簫賦須臾縱大壑今如喪家狗喪去聲又如字論語孔子儼然如喪家之狗既無遊方戀論語遊必有方曲禮所遊必有方行止復何有

父母在堂當不遠遊甫已喪父母故遠方之慮或行或止都无拘繫按集有甫自東西南北人是也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故舊与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范汪荊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曰月出沒湖中吳錄巴陵縣有青草湖不意青草湖不下羅賞友健兒數紅旗此樂或難朽作栲一曰車隱崑崙渭曰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廣雅曰御曰義和山海經昆崙墟在西北高萬仞烏雀噪戶牖烏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為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荊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无定居也衣冠嘗避祿山之亂今又避吐番故云重見也波濤未足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時吐番陷京師代宗臨幸陝中原无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君竟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作適荊蛮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捐弃中國去遠身適荊蛮安排用莊叟莊子大宗

師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東皇指楚也

排席上南斗 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国之地遠適荊蠻荊蠻即吳楚也逐次迤邐往衡山遊東嶽求勝境可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 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

虯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宝之初攷之裴虯以天宝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虯作銘〻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予逃世於此忘形詩人刘長卿過虯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繽紛何処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虯字深原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流落楚蜀時虯爲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虯旋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 嶼徐呂切山高皃猶言亭〻也

天涯水氣中 謂永嘉邊海也

故人官就此 故人謂裴虯也

絶境與誰同 絶境指孤嶼之遠矣

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性爲事王莽專政福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爲吳市門卒

遊山憶謝公 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爲永嘉守郡有名山肆意遊遨當時號云謝公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又有東山焉

扁舟吾已就 就一作具

把釣待秋風 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濵也尸子釣者謂以繭絲爲綸荊條爲竿綸不絶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 欻許忽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

雲泥相望懸 雲泥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与泥也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

白頭無藉在 藉謝作藉甫自謂年老不通禁藉也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无有藉在

朱紱有哀憐 朱紱謂韋君爲書記賜緋矣必哀憐我之頭白也

書記赴三捷 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

公車留二年 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公車顔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詔詣公車者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茫一作蒼甫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无觖望道既不行遂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夫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宝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　宮門興杳然　四首在夔州

江春草外　再貢九江在荊州　三峽暮帆前　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

明月峽也　猷就成都卜　公言久寓成都猷如嚴遵也前漢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　休爲吏

部眠　公言困於酒而眠以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卑吏部也　遂乘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用言非止南下

遊吳而已蓬萊永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庾信哀江南賦風飈遠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　使君指李劍州也　竇落三年坐劍州　但見文翁能化俗　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都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好學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文學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選是大化蜀地　李於京師者比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

齊魯寫　焉知李廣未封侯　焉烏虔切安也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爲樂安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灩澦雙蓬鬢　天入滄浪一釣舟　滄浪之水也今將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処入滄浪之天乃我之釣舟也　戎馬相逢更何日　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　春風迴首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擾乱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　終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漢馬援傳字文淵善兵策拜伏波將軍　功曹無復漢蕭何　功曹也按吳志虞翻傳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稹志甫墓自華州司功除京兆功曹在東川虽云功曹其實不赴戰任非如虞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亚蕭去声　帝舟繫纜沙

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荊楚之行尚留滯東川故繫纜久而空望南国也此詩蓋公虽除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起矣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歌驪駒將歸也甫欲辞巴而之荊南故也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名也見大戴礼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乃導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鶉為鵰雀入大水為蛤鵰入海為珂謂老鵰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省詩云不寢听金鑰因風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非無萬里姿飛黃神馬日行万里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国策曰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迁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一作用昔騏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謂驥有万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期之瑞竹花不安則必困忍於飢餓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礼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餒之比乎市人日中集係辞下日中為市於利競錐刀錐戢追切說文銳也謂利之微細也左氏傳刀錐之利尽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古者敦本而抑末令市人競爭錐刀之利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則陽篇予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邪偽也優饒也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国家之本是以舉十六相推務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則身尊而道高終享无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度壞井田之制頑會聚斂民不堪命金仗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不為乱乎是以陳勝天下憊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用傷乞宗之時政利孔百出暴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乱者也當肅宗中興故用意欲敦本抑末軽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礼云国之将興必有開以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国光武中興復国祚再永实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魚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賛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乃光武倘佯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圖像于臣宮雲臺宛非韓彭祖臨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激功善寇以自封其与寇鄧耿賈輩遠矣肅宗無乃駕御英豪之策而然歟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中有靈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豈此所謂玉臺邪又地志高宗調露中建玉臺觀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高華敵此言靈山中原格鬬且未歸兩相敵曰格鬬應結茅齋看青壁看一作著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山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江源出散關入閬閬地志曰閬江紆曲三面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曰嘉陵江一曰閬中江十道志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似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閬山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蕩吐浪切廣韻槳檝屬方言檝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急櫂謂之槳

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峰嶂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池 巴漢志有蒼池大澤名山靈臺萬頃浸坤軸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呀火加切字林大空貌 枕帶巴江腹 枕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宕渠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呼名牛巴仡學字流之句也 芰荷入異縣 謂地產芰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貧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爾雅荷芙葉也 粳稻共比屋 粳音庚謂水有懽僥之利足養粳稻歲歲常熟比壁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菱芰芭月令十月獲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杭稻蜀也亦杭之惣名也荊家大半皆有用稻米杭米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天意欲人止足不使很藉有餘之利也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歲或不熟賴此以濟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將好顏色 楓香木葉似白楊葉而圓有三角子如鼎大可燒香辟惡氣南有漢王祠 王晉作主 終朝走巫祝

十一

歌舞散靈衣 潼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廓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 堂一作皇 魂魄猶止宜不應空陂上 縹鄉親酒食 項羽爭關中封高祖於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況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徼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也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前漢局促如轅下駒 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局促不得騁見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羈束上得以自由用謂平生有五湖之興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 死馬瑣也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瑣讀漢史 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至此嘆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乎是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璘與之苦戰而没失朝廷之壯士甫是以傷之也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璘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甫與璘送別把臂江上今傷其死也江南謂遂州也後漢廣陵王荊傳封侯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淚下霑胷臆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有射紅亭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遂州城中漢節在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是時馬璘與吐蕃戰没持節而死也遂州城外巴人稀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爲之戰死也戰場寃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謂並船而隨流也極目揔無波謂風定也長日容柸酒深江淨綺羅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聽讀平声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爲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謂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歡娛恨白頭公自謂也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添一作禁時景迁移已尽不得不愁也有徑金沙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夜光明月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江檻俯鴛鴦古今注鴛鴦疋鳥也日晚煙花乱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青春 西京疲百戰 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仪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關塞三千里 甫在閬中望乘輿所在有三千關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 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誰同 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殷復前王道 殷謂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雒邑 蓬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興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始都關中經安史乱遷洛陽故比之殷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鸎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清卷与捲同 草碧水連池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故於万事未見其安也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甫言蚩有兄弟而為喪乱阻隔不得相保耳 巴山春色靜 巴山蜀山也褚宏詩春色入眼靜 北望轉逶迤 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章華賦振華袖以逶迤

日月還相鬬 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韋昭曰星相擊為鬬晉天文志元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鬬 星辰屢合圍 春秋文耀鈎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盤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二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夢弼謂日月相鬬星辰合圍言上天示變異之災而賊盜興也 不成誅執法 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張揖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焉得變危機 焉於虔反安也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大角纏兵氣 謂祿山陷京師天王之位尚為妖氛所纏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三星曰攝提魏都賦姦回內贔兵纏觜機 鈎陳出帝畿 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兩都賦周以鈎陳之位注引漢書音義鈎陳者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營鈎陳也隋天文志鈎陳六星在紫宮中 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一作固无牽白馬幾至著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之出皆牽挽帝衣也行在諸軍闕言軍士稀少也來朝大將稀言藩鎮不朝也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呂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刘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遼東二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卒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乱謂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眞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歸一作回一作適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泣一作哭蕭関迷北上譏代宗之乘輿有異乎浸武帝之行幸雍桐五畤通回中道北出蕭関也蕭関縣属原州滄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同乎秦始皇之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国躰尚安未遽危也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艱難之時侍衛帝者豈无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霑灑屬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属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道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軍逃亡而作也却走謂退却而走也漢宣帝紀羽林孤兒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言国用乏也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北也淮南子冥覽訓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京師也王公出御河謂公卿出奔也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爲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覬望如刘琨者乎按晉春秋祖逖字士雅与司空刘琨雄豪著名時与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起舞曰此非惡声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刘琨与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誰憶大風歌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春色生烽燧前注幽人泣薜蘿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推有烽燧此薜蘿中之幽人无如之何但感物而泣也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題注

城上王荊公作空城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作城空風吹花片片春蕩水

茫茫一作春送雨茫茫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父祭父受敕憲用乘八駿之乘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踰暉超光勝霧挾翼穆王深智遠謀使轍迹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羣臣從武皇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万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祿山乱玄宗出幸蜀〻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漢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一作春水沁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玄中記天下之大者水焉浮天載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爲古今英雄割據百千万変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左太冲賦夫蜀都闢雲關以爲門包玉壘以爲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夢弼謂此聯諷吐蕃寇成都然不能爲朝廷之害也故有下句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崔旰反成都起兵於西山非是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以爲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吟故甫因吐蕃之乱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魯訔又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壞邪梁甫吟末句異晏子八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謂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謂長安也誰復總戎機戎一作兵木蘭詩万里赴戎機蜂蠆終懷毒左氏傳君无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国乎雷霆可震威或謂宝曆間回紇請助国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夢弼謂時祿山乱回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難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漢書禁皐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昉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至天宝十四載九十年矣犬羊也復臨咸京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师也失道非關出襄野喻代宗避乱出奔迷道也莊子徐无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揭鞭忽是過湖城言代宗幸陝所経之地也世說晉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晝夢日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耒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豺狼塞路人斷絕言盜賊充塞往來無人也烽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兜零籠也光武紀修烽燧注引前書音義曰边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安火也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遷洛巡狩之說故云厭奔走也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譏聚斂之重也聞道嬖孽能全生能一作今嬖孽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陝削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流溱州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老翁甫自謂也傷干戈未寧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攷之資治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

相聚爲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爲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謠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讖

麤豪且逐風塵起 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爲乱說者又謂豈懷恩之反有從乱者乎風塵喻乱離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 託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

近靜潼關掃蜂蟻 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爲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爲齏粉期 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若齏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爲齏粉夫乎

未如面縛歸金闕 如一作知左傳許子面縛銜璧

萬一皇恩下玉墀 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悔過背縛歸降京師庶幾皇恩尚有赦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 斷一作短

愁從舞袖長二天開寵餞 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後漢刺史蘇章字孺文迁冀州刺史故人爲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爲主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五馬爛光輝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川路風煙接 蜀道閬与遂接壤也陰鏗百花詩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遥

俱宜下鳳凰 此美二公爲郡之治効也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国或謂昔蕭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与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史一作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滕王曾典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 枕之任切粤自漢魏以來有封国者得臣其吏民故称君王也尔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無室曰榭

萬丈丹梯尚可攀 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鸎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亦同仙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邗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濟陽山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一作錦嫩蕊濃花滿目班此聯成乎物而傷其人之亡也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乃滕王典閬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遥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顏延年應詔詩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上帝高居絳節朝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爲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遂
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泠傳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龍象河畫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始知嬴女善
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爲伯翳賜姓嬴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声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
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吹尺僞切千騎把霓旌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万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宗調露中爲淇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經云惟昔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塔劫宮墻壯麗敵又李邕詩浩劫浮雲衛是也或曰塔之一級二級爲一劫二劫平臺
訪古遊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綵雲蕭史
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体詩猶不及秦女十五重綵雲注見前扁注文字魯宮留以魯共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闕通羣

帝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山之北救淵之上有界焉羣帝取食乾坤到十洲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按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焉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舟楫欹斜疾疾一作甚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脩雲從風舒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比齊陽松玠談藪沈隱侯詩野棠開未落山櫻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詩余因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同病得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干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爲問南溪竹竹一作笋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隴切廣韻厚也按唐書武迁黃門侍郎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常怪偏裨終日待偏裨謂諸將校也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欲辭巴徼啼鶯合啼鶯合謂春正濃也遠下荊門去鷁催去鷁催謂督行船也鷁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也方言曰鷁者謂之閤閭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聞甫与武有世契武爲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欲辞蜀之巴峽下楚之荊門以迎武也

身老時危思會面 古詩道路阻且長面會安可知

一生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無知己者也

奉待高常侍 待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爲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与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予按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

飛騰無那故人何 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实甫無以及之也

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楊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召还以李輔国之毀出爲彭蜀二州刺史盖言雖揔戎於楚与蜀而年猶未老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駕或作價方駕謂齊驅也論其文章蓋過於曹植刘楨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数以直諫上怒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綴愛身柰辱朝廷何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爲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尚食監高祛数爲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爲將也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与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楊一俊人 章彝乃楊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楊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之俊

金章紫綬照青春 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国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顔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后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指麾能事廻天地 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平之美其破敵之勢力能事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

訓練強兵動鬼神 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亦可以震動也

湘西不得歸關羽 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荊州事

河內猶宜借寇恂 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爲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宋書恩幸傳論曰明揚幽側唯才是与 勿云江漢有垂綸有一作老甫自言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花也素言潔也 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故獨柴荊而已 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頻也 何曾劒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作関 地入亞夫營此拍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昔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羌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尔雅釋地邑外謂之郊 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今春尚防戍也 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 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礼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於圜丘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為琴瑟也

雙鬟鳥

旅食驚雙鬟鳥一作双飛鬟鳥 啣泥入北堂古詩思為双飛鸛啣泥巢君堂 應同避燥濕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梁元帝執詩問余耒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離力智切此甫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勤重重祇報春百舌鳥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東開蚓出而來十月蚓藏而往月令仲春反舌无声 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梁簡子疇反舌賦春霖霖而花密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周書時訓曰立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有声是謂陰息反舌无声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春旱一作旱春謂煙塵四起也日色赤如血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壬辰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農事都已休已一作未兵戈況騷屑騷屑不安貌時永王璘在漢中吳越之間盜賊因之而起也巴人困軍須謂古於餽餉也寰宇記閬中春秋之巴国也有渝水焉慟哭厚土熱謂怨氣上感農月為之大旱也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謂洗雪也穀根少蘇息沴氣終不滅沴音戾陰陽錯謬之妖氣也何由見寧歲国語晉无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羣一作東交會未斷絶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甫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欲鞭驅雷車滂沱而雨一洗吳越之乱且越平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廷名声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能名自潁川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霸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右為丞相右馮門太守行臨部居戰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近看除刺史還遂喜得吾賢五

馬何時到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雙魚會早傳囑李使君幾時可以到任早寄書達甫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双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衾二物皆蜀之土宜故甫及之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聽讀平声京房傳化行縣中奏最當之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醒蘇挺切遇害陳公殞唐拾遺陳子昂嘗為縣令段簡收繫憂煩死獄中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射洪唐劍南道梓州為我一潸然潸師姦切涕流貌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乱歸鄉不得宜不悲傷乎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田畝廢而不耕矣唐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尽其地也雍州自岐隴已北為關内道自隴西南并得禹貢梁州之地垂為隴右道胡騎羌兵入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三巴記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廻如巴字巴本国名為州因取国以名焉洪濤滔天風拔木喻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塗溺之患也前飛

禿鶖後鴻鵠鴻一作黃鶖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騷動屢因羽翰之便以附書歸鄉也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宝十四年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婦女一作婦人后漢威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夢弼謂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甫之是詩意原於此東至集壁西梁洋西一作北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西道問誰腰鎌胡與羌時吐蕃与回紇入寇四州之民皆奔山谷腰鎌穫麥惟羌与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雞豚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竝苦江山長部晉作簿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冑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汨古忽切唐韻汨沒也悠悠經十年自天宝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也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荊楚今聞嚴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成而復歸西川也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著直略切盡室畏途邊尽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左氏傳尽室以行莊子達生篇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長林偃風色廻復意猶迷廻一作往衫裛翠微潤裛音邑言山中翠微之氣潤裛衣服也尒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棧閣道也避一作逕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謂吐蕃之亂也飄飄媿老妻行色逅隱見見形甸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云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山中之人以其有魑魅而轉石驚之抨弓落狖鼯抨披耕切彈也狖余救切鼯訛胡切異物志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声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嚴武等交結貶鄧州刺史上元元年為汝州刺史宝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琯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后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學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 言淚多而濕之也 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太傅初符堅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把劍覓徐君 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房太尉之墓也刘向新序延陵季子西聘晉帶宝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国之使而未献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閬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為文翁再剖符 眞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合符〻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符典千里 但使閭閻還揖讓 此甫喜復歸得與鄰里相愛也 敢論松竹久荒蕪 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猶後漢郡国志漢中郡沔陽縣西有丙穴酈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懌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酒憶郫筒不用沽 郫賓弥切一作簞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醉我以郫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録郢人剡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
竹外然後斷之以献俗號郢筒夢弼謂此說非也郢筒乃酒器也郢
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郢筒故李商
隱詩云錦石爲基子郢筒當酒垂是也 **五馬**舊謂小徑甫謂
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 **幾迴書札待潛夫**潛夫甫
自比也

覓覓青江帶白蘋爾雅釋草莖之大者曰蘋 **故園猶得見殘春**故園指成
都草堂也一作国 **雪山斥候無兵馬**謂西山之
人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国策田光
告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通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鵝鴨惱比隣比頻脂切近也甫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習池未覺**
風流盡況復荆州賞更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
之習池荆州則以比武之来宴賞
復無窮也按晉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
園池簡每出多戲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竹深沙碧浣花溪梁益記浣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綈牋故號浣
花公之別館後爲崔盥宅捨爲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恐尺迷菱一作橘甫之久宜其荒蕪矣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解佳買切曉也
以逢萬之牌也 **書籤藥裹封蛛網**籤千

康切驗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
來而已盂甫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朝常肚病文舍具妻闘問所苦澤娘
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
一飲醉如泥判音官切後漢周澤傳澤
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
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稗官小說南
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
常苦沙崩擣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拍手植四松也按集有
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是也
惡竹應須斬萬竿甫帰故林
竹之惡者
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
晨去千竿又曰步步栽萬竹疎是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計
武也国史補兩
省相吟為閣老 **衰顏欲付紫金丹**丹陽抱陽山人大藥謚煉粉
為鉛化石為壁自狄火伏火去
鈉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
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凝骨自狄不死 **三年奔走**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
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
事城西微甫言薄有常産也 **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爲几也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蜘木生
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暇 **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乱離而人物変易也側身天地更懷古廻首風塵甘息機甫言厭奔走也共説總戎雲鳥陣揔戎謂嚴武爲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爲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爲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変化無窮者也不妨遊子芰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芰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理志塩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淡淡一作漠々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暐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内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塩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助邊得爲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或是否長歌意無極好

爲老夫聽爲于僞切

倚杖塩亭縣作

看花雖郭内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琯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爲漢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也宝應二年琯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数数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豉化蓴絲熟豉是義切蓴音純大凡煮蓴須用塩豉以物性最相宜也世説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塩豉千里乃湖名也本草蓴生水中華似鳧葵三月至八月爲絲蓴九月至十一月名瑰蓴春夏幼長肥滑爲絲

尊至冬短為猪尊亦名龜尊刀鳴鱠縷飛潘安仁西征賦饔人切縷鸞刀若飛使君雙皁蓋漢制二千石皁蓋朱兩幡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見前篇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廻首公以自興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為報籠隨王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馬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礼將軍伏鉞閫外晉左右列戢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答楊梓州

閟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与卿語不若与阿戎談戎乃渾之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行戶郎切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踈此公譏之之辭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李陵書男兒生无所成名牙齒欲落眞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宝九載明皇納処士之議以明年朝献太清宮饗應及郊甫乃献三大礼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興葺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自怪一日聲輝赫輝王作烜集賢學士如堵墻礼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甫献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往時文彩動人主人主謂明皇也運命論高勢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出爲華州司功屬関輔飢乱弃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橡餔備不給遂出蜀卜居成都

晚將末契託年少 年少指嚴武也甫与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尚少鎮成都甫往依焉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末契於后生念將老而爲客

當面輸心背面笑 輸一作論按唐新書甫嘗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与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范慮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史氏當失之也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 蒙卦 **家家迎薊子** 薊居例切 薊子壺公皆神仙人以比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 **處處識壺公** 方術傳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徑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 **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 峨嵋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 **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 此聯已下公自叙也 **望雲悲轗軻** 轗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轗軻而留連 **畢景羨冲融** 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 **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劒短亭中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遊篇列
子馭風而行泠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芧簷覆地花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涪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別求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倏音叔倏忽大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云甲子西
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梗古杏切吾生亦有涯莊子養生主篇
吾生也有涯此身醒復醉此身一依且應乘興即爲家

歸來

此篇敘其父往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過一作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閬尋我屋散秩問所知注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蟫白魚蟫音潭又音尋
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蚄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爲壁
魚也是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糵甫欲得麴糵以造酒也
細酌老江干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焉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乂崔
旰光遠之族弟素與英乂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旰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
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築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請
陳初亂時甫請歷陳初亂時之事也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遠也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之徒也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歃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鉶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注引前書匈奴傳漢遣鄭昌等与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歃血以飲酒又毋亡儉与文欽同反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又云文欽驍果麤猛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即古劍閣道也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洙云即楊子琳栢正節之徒子琳爲瀘州刺史正節爲邛州刺史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事不兩宜又兩大不相事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戈卒藏沒切賊臣互相誅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乘光遠入朝欲殺英乂中夜斬白馬歃血盟誓遂興兵攻英乂又西取邛南之兵以收楊子琳栢正節北則斷劍閣以自守旰署其黨羽十人爲刺史欲相連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兩卒倒戈相攻旰遂見殺焉知肘腋禍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自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腋言禍起於左右也按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楞

嚴經如士梟等附瑰爲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爲獸楞嚴經以爲鳥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爲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刘定公嘆禹之功曰吾其魚乎光武紀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爲魚唱和作威福洪範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孰能辨無辜方崔旰之攻子琳正節二子復率兵討旰之乱崔寧又攻子琳正節蜀大乱全無紀綱正謂一国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之一和之潛天子威福之柄妄殺无辜眼前列杻械列晉作引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濺一作流釋名四達謂之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辭也前列杻械後吹笙竽言喜怒无常獨不顧国家有法令在自相殺戮此亦足驚嘆也賤子且奔走賤子甫謂也三年望東吳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爲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国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弧矢暗江

海難爲游五湖周礼職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太湖一名王湖張勃吳録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名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北道晉陵滆湖水東南道嘉興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余以国語考之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當以吳録之言爲是也不忍竟舍此舍與捨同復來薙榛蕪薙除也詩云以薙荼毒是以堅東吳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亂欲逃遯下峽之荆南復顧四海之内弧矢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又却帰成都草堂之荒穢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憂永爲隣里怜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在用昔於草堂植四松今帰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入門四松草与拘纏霜骨不甚長永足知甫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步屧萬竹疎屧徒協切履屐也按集有詩云我有陰江竹又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万竿乃知甫植竹若此之盛多也屧一作躡宋表緊爲丹陽尹常步躡白楊郊野間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一作提榼壺劉伶酒德頌動則攜榼提壺大官喜我來喜一作知遣騎問所須城盬村墟此甫全用木蘭詩体天下尚未盬

健兒勝腐儒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衆折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飄飄風塵際王作飄飄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疣羽求切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甫用傷時不已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骨髓幸未枯昔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飲啄欲不煩畜乎樊中食薇不敢餘薇蕨菜也甫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薇不願餘

除草

去蕘草也蘇竟曰蕘草弥漏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又徐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蠆丑賣切蠆猶有毒其多彌道周言蕘來有甚於蜂之蠆也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焉能待高秋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待高秋急於去小人者也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蘭蕙香草也以比君子今蕙草同爲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荷鋤先童雉荷胡可切日入仍討求轉置水中央豈無雙釣舟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水化也周礼雍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頑根易滋蔓左氏傳无使滋蔓蔓難圖也敢使依舊亡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贊書序闊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曲礼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乱往東川凡經三載矣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三年皇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振直庚切撥比末切振撥觸撼貌得愧千葉黃籬以護松既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況吾敢爲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凄凉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以一作爲聊待偃蓋張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人生無根蔕求欲長与松爲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盂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万歲

水檻

蒼江多風颱雲雨晝夜飛亭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爲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持謂守也古樂府龍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高岸尚爲谷詩正月篇何傷浮柱敬扶持有勸誡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爲水所蕩浮柱敬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蓄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顯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爲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廣也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破舩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帆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爲事乎愴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緬懷舊亡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隣人亦已非謂流離也野竹獨脩脩舩舫不重扣舫胡田切舩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昨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者所泛帆舟弊而埋沒於泥沙故不堪扣其舫以節歌也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而未及西歸也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舩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鼠數色角切晏也白屋難久留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耽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寄邛州崔録事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應音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没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礼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繐在（繐音歲疎布也用為靈柩之帳謝玄暉詩繐帷飄井榦）淅淅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嘆其池舘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康山陽之舊居）多慙鮑叔知（山陽鮑叔以比斛斯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世稱管鮑善交）素交零落盡（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白首淚雙垂

揚旗

一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劍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江一作風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呂氏春秋冬不用箑清有餘也）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筵閱軍裝（閱視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六一作四）駊騀揚旗旌（駊布可切騀羊可切馬搖頭也又高皃）廻廻偃飛蓋（勢迴旋也）熠熠迸流星

熠熠色鮮明也來纓風颸急纓一作衝去聲山岳傾此聯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材人輕三州陷大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二州或作三州按之柳芳羣蘇德元年糧運絕勗南節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二州二州或作三州胡後來遭大戎羯胡謂天宝之祿山也大戎謂廣德之吐蕃也又大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有云近聞犬戎凌邊逖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青煙而起乃舉烽求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勗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戍更奪逢婆雪外城此堂不易升易以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目已窒者是也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窒靜矣寰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濮庸蜀之地在秦州漢中巴蜀三郡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甫勉衆且加餐飯無爲念慮吐蕃而欲適吳楚以鄭公之故也然甫終去蜀之荆蠻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弃中國去遠身適荆蠻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塞先代切大火復西流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豳風七月流火左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一月癸酉朔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仁聞之火復而後拜蓋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馬過也蕭蕭梁棟秋窮途愧已窮途甫自謂知已指嚴武也暮齒借前籌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爲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那成長者謀長丁文切甫言日過武厭謀能成長老之謀也已費清晨謁軍府事非能早起也枕對南樓樹濕風凉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言武待我礼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撿之也節爽病微瘳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凉則少蘇也主將歸調鼎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吾還訪舊丘主將謂嚴武也時武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丘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借漢以言唐也朔雲邊雪立南西山西山即雪山也謂其冬夏常積雪故也更催飛將追驕虜漢匈奴常號李廣爲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鄭國公嚴武作

莫遣沙場匹馬還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嫋奴鳥切長嫋皃九歌嫋〻兮秋風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塩川城吐蕃傳天宝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劒南粟餉軍則蓬婆遠在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王逸荔枝賦緑葉榛榛朱實叢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〻朱實離〻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也晉山濤嘗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礼為龍門則當點額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釋山夾水曰澗秋沙先少泥先陳作亦先先見切先後也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叅戎幕謂為劒南節度參謀也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逕生草反相迷矣蓄積思江漢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頑踈感町畦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畔埒也言其稟性頑踈所感者但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歸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与為町畦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知己謂嚴武言既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貌甫遭乱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彊移栖息一枝安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遥遊篇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清秋鶴髮翁鶴髮者耆老之相庾信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甫言暮年正可爲漁釣之遊不當來爲幕客也黃卷眞如律言詩書以礼法繩人也青袍也自公也當音夜甫謂不卑小官也詩羔羊自公退食老妻憂坐痺痺卑利切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爲異爲同也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府幕忝通於上官矣疇昔論詩早甫嘗与武論詩居在早年矣光輝仗鉞雄武今持斧鉞之威來守蜀也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謂嚴武奏請爲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露裛思藤架裛音邑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此兩聯言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舩應拆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荒蕪而有歸休之意也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雖疎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周防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任填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駑駘怕錦幪又如駑駘之蹇体不足以被錦幪之飾也徐陵詩玉鐙繡緹騣金鞭覆錦幪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甫仰望嚴鄭公之知己者冀保其天年遂其眞性放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依一作連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禦之羌兵助鎧鋋一作井泉鎧苦海切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爲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爲兩節度列防秋三城民罷于役高適上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蹤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煙塵侵火井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声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塩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塩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火即滅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風動將軍幕幕一作盖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漫謨官切漫山謂賊壘之多也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兵之人也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寰宇記蠶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米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此四句言爲可憂矣故繼以下句辯士安邊策辯士說客也元戎決勝威元戎主將也今朝烏鵲喜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璡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成都老客星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太史占客星犯帝座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忍斷杯中物題注陶潛詩且進杯中物眠看座右銘眠一作祗王作眠當從之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不能隨皁蓋皁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轓皁蓋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能王作登謂早出也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甫言王因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蜀都賦觴以清醥一醉累月江魚美可求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隱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李林亭冬賦詩而高鐈詩云駕言尋鳳侶又云乘顩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 警驅動貌策可以擊馬謂片言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荘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猶憶酒顛狂** 憶一作記 **魯衛彌尊重** 喻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 **徐陳略喪亡** 以徐幹陳琳喻天宝中曳裾王門之賔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与呉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也 **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兎園之客枚乘自喻也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与甫在應念昔日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召鄒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紱冕 倉頡篇紱綬也說文大夫以上冠也 **但見避風塵** 甫以左拾遺出爲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輕紱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 **一別星橋夜** 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 **三移斗柄春** 以志時也斗杓隨時而指於昏指東則爲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即柄也 **敗亡非赤壁** 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 **奔走爲黃巾** 爲于僞切黃巾以喻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閒衆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蜀劉焉傳凉州逆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 **子去何瀟灑** 子指王侍御也 **余藏異隱淪** 甫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 **書成無過鴈** 言欲寄書而乏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通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其等在某澤中故范彥龍詩寄書雲中鴈爲我西北飛是也 **衣故有懸鶉** 公自叙其貧也荀子子夏貧衣如懸鶉 **恐懼行裝數** 數色角切 **伶俜臥疾頻**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皃 **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 春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迸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者 **會面嗟黧黑** 李斯傳禹鑿龍門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含悽話苦辛** 謝靈運廬陵墓下詩含悽汎廣州古詩坎軻長辛苦 **接輿**

還入楚言甫自蜀適荊衡故以接輿為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王粲不歸秦自喻不得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云王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茲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錦里殘毋竈言去錦城之久空殘煙藥之爐矣花溪得釣綸言浣溪之人得我前日所遺之釣綸矣消中祇自惜消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晚起索誰親索蘇各切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伏柱聞周史柱史比王公之為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瑤詩老聃伏柱史乘槎有漢臣乘槎豈非羨汰王侍御嘗使吐番乎餘見查上憶張騫注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言王侍御親近如鴛鴻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府莫狎鴛鴻倨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言浣溪人不可得而蓋新識也晉葛洪抱朴子外篇曰諺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以託死生而不以貧賤為恥也偶然存蔗羊幸各對松筠籠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字男大卷書勻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相迫矣湖口江如練湖音胡居也樂史寰宇記云湖口縣又云湖口在彭澤縣又云湖口在彭蠡湖口縣又云湖口江所經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蠻崖雪似銀王洙云蠻崖在茂州帶雪山曾出言云蠻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魚蹇切野棹沒青蘋甫自謂常為嚴鄭公王侍御與公也時邀江海人甫期与王侍御心德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晉謝安答叔父安曰子弟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何煩屢喜王侯宅王侯宅御与嚴鄭公宅也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甫期与王侍御心德遇也棟宇鄰甫草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通泉縣故有是句陶潛答龐參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山陽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与嵇康為竹林之遊經康所居之山陽作思舊賦云济黃河以泛舟弔山陽之舊居阮籍謂王戎曰俗物以復來敗人意鄭驛正留賓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礼賢也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致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出入並鞍馬鮑昭詩歡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在南門外更歷少城闉少城張儀馬光照地光暉烝席珍

所築也 石鏡通幽鬼 蜀王葬其妃句以石鏡所餘並見前注 送終惟糞土 結愛獨荊榛 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之死朋舊凋喪今幸遇王侍御礼待之隆可以駐足也 置酒高林下 觀其蓍積水濵 此聯以下甫自叙其依王侍御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勿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荊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碁以遣懷耳 區區甘累趼 趼古典切足繭也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息 稍稍息勞筋 網聚粘圓鯽 絲繁煮細蓴 蓴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浣花草堂之衆也餘見前注 長歌敲柳癭 癭於郢切謂鑄也溜也曹植詩我有柳癭鬱是也 小睡凭藤輪 藤輪謂車也謝朓詩花輿引藤輪是也 農月須知課 田家敢忘勤 忘元放切 浮生難去食 良會惜清晨 列国兵戈暗 令王德教淳 要聞除穢滷 烏八切滷勇主切穢畜獸名喻盜賊也尒雅釋獸穢滷類貔虎有爪食人飛走郭璞注貔大如狗文如貍淮南子本經訓穢滷為害堯使羿殺之万民皆喜 休作畫麒麟 但以除穢滷為心不必志於畫形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 洗眼看輕薄 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者甫盡有激而云耳 虛懷任屈伸 莫令膠漆地 萬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頴 頴一作頻

赴齊州三首 齊州古之濟南国也按集大厤三年有懷頴觀諸弟詩又有弟觀迎親就當陽山君詩又有隴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觀豐頴已見於詩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尒來是也

岷嶺南蛮北 岷嶺蜀之岷山南蛮南部落蛮也 徐關東海西 徐関齐地也言弟頴自岷蜀起發而之齐耳 此行何日到 送汝遠行啼 絶域惟高枕 公自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絶域大抵言異方也 清風獨杖藜 危時暫相見 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 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 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衆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士人乎為木寢觀十道志一柱觀荆州臨川王起衆梁華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惟有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献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甚大但一柱 日落望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 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 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 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好胡服士皆短衣 匹馬逐秋風 言弟頴之行色也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 淮南覽冥訓鉏且大丙之御去鞭弃策車莫動自辛馬莫使自走不招拍不呲叱遇歸鴈於碣石軼歸鴻於碣石附騏驥於旄端 公自言也時吐番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戍之地也昔趙武靈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風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 聞一作隱 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豪清露何當一百丈歌盖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文字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鐏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長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爲霜秋成玄圃外成一作城淮南子墜形訓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景物洞庭傍地理志洞庭湖名在岳州之巴陵縣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亡壑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魚弋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放情亡壑及薨贈太傅故靈運述祖德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亡壑美是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駃風醒酒駃苦夬切疾貌也舩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巢傾翡翠低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飾莫須驚白鷺爲伴

宿清溪甫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謂作參軍謀也歸休寒色深休一作來時方戍屯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洗沐也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著張略切日暮習池醉謂陪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愁來梁甫吟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愁其亦厭唐室之亂乎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掉徒弔切搖也古今注鯨海魚也雌曰鯢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逶迤委曲貌此兩聯皆叙織段之紋也客云充軍褥承君終宴榮宴榮謂安榮也空堂魑魅走魑魅一作魍魎空堂言堂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高枕形神清言爽人神思也領客珎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左氏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施之混柴荆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也先王之制衣服器用皆有尊卑貴賤等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袒一作短煌煌珠宮物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寢處禍所嬰所一作相嬰一作縈嬰累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之亂未息爲念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未詳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瑱陟刃切來瑱爲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京裴茂稱瑱屈彊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鄠縣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吝一作咎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柰何田舍翁甫自謂也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卷與捲同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不如卷此物還客惟振其粗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

可享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覺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何以加此家語孔子在陳藜羹不糝

至後 一作至節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歲時記晉魏閒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遣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甫自言只服九品服尔金谷銅駝非故鄉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鸎乱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相望望叶音忘棣蕚喻兄弟按集有云弟妹各何之是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數叢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亭亭高貌江上舍前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廻爲于僞切鵝鴨宜長數數色主切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豉切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弱席非不寍許慎注匡安也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爲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喬鶴不群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或作相並坐仙老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贈別賀蘭銛銛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荊榛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時俗士之蹇淺者也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驤首甫自喻如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己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見伯樂之知已也蒼鷹愁易馴蒼一作飢甫以賀蘭喻如蒼鷹之愁側翅隨人苟於食養易爲馴狎也魏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呂布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賀蘭乎國步初返正謂肅宗收復京師也乾坤尚風塵謂史思明尚吞噬相衛也悲歌鬢髮白甫爲國家憂也遠赴湘吳春甫謂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荊吳也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憲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千里有踆鴟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踆鴟芋也君思千里蓴蓴音純水菜也吳地出蓴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蓴盖感其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世說陸機云千里蓴菜未下鹽豉千里者吳石塘湖名也生離與死別屈原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自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傳可爲酸鼻廣陵思王荊作飛書與東海王彊太后年老逐斥居邊觀者鼻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謂酒也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庾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鷗泛已春聲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藥許鄰人斸公之不吝如此按集有天寒斸茯苓之句謂以鐵錐斸地而得之也書從稚子擎言文書多任稚子也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公自歎老而猶參嚴鄭公故人之幕府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隋藝文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跡寄朝廷舊甫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情依節制尊甫入蜀依劍南節度嚴鄭公幕府以爲參謀也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公欲枉嚴鄭公之駕故以陳平之貧以激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
有萬里之遠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秋風賦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桃源自可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行窮其林林盡水原捨船而入豁然開朗土地平廣並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餘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迴家皆
出酒食數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艱難昧生理昧一作淺一作賤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也蹉跎又六年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泰元年凡六年矣客身逢故舊甫吉藏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劒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發興自林泉過嬾從衣結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綿輒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頌威輦晉書作董京字也
買江天買一作向謂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也頻遊任屨穿莊子山木篇衣弊履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蕭蘿無限景陳作蕭蘿頗無限恣意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五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赤管隨王命甫為檢校尚書工部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銀章付老翁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豈知牙齒落東方朔答客誰
賓腐齒落服贈而不釋名玷薦賢中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鄭公之薦辟也
扶病垂朱紱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歸休步紫苔歸休謂休假以沐浴也沈休文客位紫苔生郊扉存晚計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此乃衰暮者之計也幕府媿
羣材甫自謙也琰外晴絲卷捲同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魏王粲字仲宣嘗避亂客荊州歲餘思誼徵至宣室登樓初有作粲在荊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甫時避地在蜀依嚴公故自比王粲也
前席竟爲榮帝方坐宣室受賈誼以狀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夢弼謂甫以晚年蒙嚴公薦辟檢校尚書員外郎故自比賈誼也宅入先賢傳荊州
名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劭風俗通處士者隱居放言也異時懷二子二子謂王粲賈誼也才高動士
春

日復含情

絶句四首

堂西長笋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行胡岡切列也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朱阮乃劒外相知也欲作魚梁雲復湍復一作覆讀去声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魚梁劈竹積石横截中流以爲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興雲雨虽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行胡岡切牕含西嶺千秋雪西山白雪四時不消門泊東吳萬里舩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東吳也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根居隙地怯成形今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營室

我有陰江竹甫植萬竹於浣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即此陰江竹是也能令朱夏寒爾雅夏爲朱明纂要夏曰朱夏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甚一作如不顧剪伐殘詩甘棠勿剪勿伐東偏若面勢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戶牖永可安謂戶牖之間庶無炙氣永可以安佚也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甫避乱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築屋室伐竹千竿以爲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度堂匪華麗度徒洛切養拙異考槃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非若碩人考槃之成樂也詩衛国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寬寤之也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除草曰薙言雖有薙葺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古詩上言加餐飯寂無斤斧響甫葺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仍不斲削盖順其所適故无斤斧響也庶遂憩息懽憩起例切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貲

客裏何遷次次乃次舍迁次謂迁卜此居也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迁次新官對舊官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一老甫自称也詩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愁破是今朝言司馬弟之來破我之愁也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題注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遥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謂景之勝雖絶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也座從歌妓密傅毅舞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座接懽忻也西京賦促中堂之密座樂任主人爲樂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爲之也重碧拈春酒拈一作拓一作擎拈魚兼切指取物也按元稹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辞不得以此知拈酒乃唐人之語也拈或作酤非是輕紅擘荔枝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爲樂者也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虛費短長吟古詩有長短吟山帶烏蠻闊雋州西有烏白蠻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江連白帝深公孫述以求安爲白帝城烏蠻闊白帝深皆言其阻遠也船經一柱過十道志一柱觀荊州羅含宅臨川王建衆梁萃一柱鱗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惟有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献典類荊州臨川王義慶於羅公洲立觀甚大但一柱留眼共登臨留一作滯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雲安縣屬夔州今爲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怜汝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柁工爲三老今俗謂之翁捩柁開頭捷有神開頭一作鳴鐃捩縛結切柁吐邏切皆行船貌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己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黃門省侍中散騎對掌密命入直殿中故潘岳秋興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后父諱故改禁爲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何殊地下郎 王隱晉書蘇韶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爲修文郎 致君丹檻折 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 哭友白雲長 自渝州望長安而哭爲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 獨步詩名在 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与楊德祖書曰僕少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礼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 秖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 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与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籍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 胡王荊公作湖湖灘忠州下惡灘也 樂助長歌送 送陳作逸 林饒旅思寬 林一作杯夢弼謂當以杯爲是 昔曾如意舞 如意乃所執之物晉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餘如前注 牽率強爲看 左氏傳牽率老夫

禹廟 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招魂篇仰觀刻桷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雲氣噓清壁 一作雲氣生虛壁 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 書益稷篇予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輴音春樏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湮洪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橇音蕝橋一作輦 疏鑿控三巴 疏鑿或作流落山海經正南有国昔大皞生咸鳩咸鳩生乘鑿乘鑿生後昭是爲三巴人也巴者泉東南流流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爲三巴華陽国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国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献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韙建議分巴爲二部韙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永寧爲永寧郡朐忍至魚腹爲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義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 前注 井邑聚雲根 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北極盡取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 小市常爭米 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爲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爲市日三合周礼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婦爲主今人貨繁故日四合 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 空一作豈過客甫自稱也老子三十五章樂与餌過客止謝朓詩過客無留軫 莫覓主人恩 主人指張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 淹泊仍愁虎 泊一作薄 深居賴獨園 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唐舊書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 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昔耶 部曲異平生 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 風送蛟龍雨 以嚴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 天長驃騎營 晉書齊王攸迁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怠攸恩德不肯去 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謂嚴君有恩德遺傳於後人使人哀思之不能忘則嚴君之情可見也

到雲安所作 雲安縣楚峽分畛也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 謂鄭賁有溫潤君子之德使我得以展盡底蘊無有遺恨也詩秦風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芬芳人所喜而見慕者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与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 甫之遭亂衆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實爲素隱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細人尚姑息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 哂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惟以姑息小惠相滯潤侮
慢無所不至獨鄭賁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父而敬之足見
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里飛欲何待 言鄭賁官雖里不辭低
飛盡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不忍爲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閒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
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歙逼曹大家東征賦尊通儉之大道兮求捷徑
欲進從靈蕭用傳士大夫
捐嵩山終南爲仕途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 爵離
者也顏淵閔子騫
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
十殺一人則父
子兄弟相戒也 藥餌駐脩齡 言以丹藥延年也江
可畏也莊子達生篇矢畏途者
遠青史字不泯 青史者殺青簡之史也 步趾詠唐虞 堯居陶唐舜居
有虞因以爲號
追隨飯葵董 葵董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
道以自樂也尒雅釋草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麤
若董注今董葵也葉似
椰子如米汁食之滑 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 好讀去声
時應好事
豚卬相飽飼也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乖 脩謁奈脈疾乖背不合心願見衰老
欲排金馬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爲敏
爲敏 甫心雖欲朝謁奈脈疾乖背不合心願見衰老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菊蘂獨盈枝 舊摘人頻異 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頻改易而不聞也 輕香酒暫隨 地偏初衣袷 袷古洽切說文無複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袷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 萬國皆戎馬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 過古禾切經也畦力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屧遲 屧奇逆切履也 把
文鷁小陸 此甫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陸雲爲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
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
當時爲大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也涇陽故曰西征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
百人爲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訴吐蕃等寇奉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猶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獨不忘舜謳歌（忘毋放切謂閔夕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謳歌堯之子而舜）天險終難立（劒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蜀能犯之終難存立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或者又謂甫以崔旰亂成都故避之東川然旰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劒閣之險終難自立也）柴門豈重過（重儲用切再也過古禾切經也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逗文透切注之意錦江巫峽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也深懷成都）

萬里橋西宅（西一作南誤也）百花潭北莊（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集甫有詩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是也）舊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嶺謂黃昏時也餘見前注）惜哉形勝地（張孟陽劒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回首一泣涕（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漢息飛勝之地而憂之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此詩用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典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礼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州節度思礼隨之歸朝也）頡頏兒遜劻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願備員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也）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哥舒翰隴右節度使兼河西節度使及翰為隴右節度思礼事翰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東夷謂高麗也）童稚刷勁翮（謂修整其儀矩也）

追隨竟劻勳（劻一作脫謂頡銳如囊中錐其頡必脫而出也）頡銳物不隔（銳一作脫）

末甚拔行間 行户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礼在行伍之間未顯奈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爲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爲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礼金城太守安禄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礼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覬唯倚思礼耳攬之宗之言則思礼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 馬鞍懸將首 傳事又將琇詩馬鞍懸虜頭 甲外控鳴鏑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司馬穰苴兵法曰凡戰勝而深入則士卒輕敵而不北矣鳴鏑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鏑箭也古冬狩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驚幽狹 洗劒青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司馬穰苴兵法曰凡戰勝而深入則士卒輕敵而不北矣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 刻銘天山石 思礼以拔石堡城功在行伍間除右金吾倚將軍昔漢班固爲竇憲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九曲非外番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賛普請婚以左金吾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爲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倚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爲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擢飲藥而死王思礼傳事同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洪河大莫門等城攻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洪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 飛兎不近駕

飛兎古之神馬也兎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裹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牋曰飛兎流星超越山海龍驤所不能迫況駑馬可得齊足哉 勢鶻鳥資遠擊 曉達兵家流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 飽閲春秋癖 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杜預幹鎮南將軍而有左傳癖 曾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 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垣小精悍資皆美思礼之辭也 僮僕初潰散萬棄猶辟易 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之貌萬棄謂天子也 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元帥謂翰也格鬬也初安禄之反思礼從翰守潼關窓語翰誅楊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礼爲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所施翰遂被賊所擒也前漢江都王手格猛獸 太子入朔方 太子謂肅宗朔方北方郡名也 至尊狩梁益 至尊謂玄宗狩梁益劒南也 胡馬纏伊洛 胡指禄山伊洛河南也 中原衆甚逆肅宗登寶位 塞望勢駸迫 迫一作逼塞蘇則切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君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 公拍思礼也 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清河公乃房太尉琯也間道傳玉冊間讀去聲天王拜跪畢讜議果氷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罪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適會宰相房琯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肅宗訖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旗卷飛雪則其時在冬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熊虎亘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虎爲旗玉篇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屯兵鳳凰山謂肅宗屯兵於鳳翔府以圖恢復也帳殿涇渭闕帳殿謂設帳幕以象宮殿肅宗駐蹕於涇渭之間也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搤乙革切思禮既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喉而抗其氣顏師古曰搤急持之咽頸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搤其咽喉禁暴靖無雙靖一作清爽氣春淅瀝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巷有從公歌詩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野多青青麥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義云逸詩刺死人也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郭子儀收復兩京思禮先入清宮時太廟爲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礼爲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万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礼而已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在我之爵位則憂其顯本朝之土地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礼之謙忠也不得見清時清一作盛嗚呼就窀穸窀穸謂葬也思礼欲啚恢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窀穸事見左傳永繫五湖舟永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礼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甚田橫客高帝平齊召田橫〻懼自刎帝爲之流涕以王礼葬之其賓客五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礼之賓客尤甚於橫譙周詁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斃奉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爲此歌以寄哀也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礼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抚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与雲水俱傳而无晦也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形容思礼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藺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文苑傳乎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此譏文勝質者徒取禍尔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称亦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馭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天宝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閫寄祿山之乱玄宗幸蜀肅宗理兵寧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迁司空令詩止云司徒則據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乃晉作多朔方河北也黎首見帝業賊將史思明等肆僞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万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万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帰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二宮謂肅宗与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与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粮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僞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保懷州此光弼之献大捷也即傳所謂献俘太廟是也虽然初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猿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馳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異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封臨淮王也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邙之敗也光武与王尋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以鎮臨淮也千里初妥帖妥吐火切安也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皃風雨秋一葉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譖害光弼光弼畏罪有詔入朝迁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按唐書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迁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大屋去高棟高棟大屋所恃而安喻光弼為朝廷之所倚賴也長城掃遺堞国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平生白羽扇謂光弼亡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劒匣也言人亡不復見用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蛟龍鸞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將論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惻愴槐里接**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隱居詩話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汙辱矣**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南紀楚之分甫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魂今阻而不能也**扶顛永蕭條**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未濟失利涉**言時未至大治而光弼亡如欲濟而失舟也**疲薾竟何人**薾乃結切衰老皃甫自稱也莊子薾然疲役**灑涕巴東峽**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之子神氣儁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師靖難大收材傑武杖策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迁給事中八年永泰中逝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華岳金天晶**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本傳武幼豪爽母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嶷然大賢後**嶷鄂力切大賢謂嚴挺之也**復見秀骨清**題注**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閱書百氏盡**氏一作紙非**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蔭後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嫉邪嘗力爭**謂為御史之能事也**漢儀尚整肅**乃假漢以言唐也**胡騎忽縱橫**謂祿山之乱也**飛傳自河隴**傳直恋切**逢人問公卿**按史氏云玄宗入蜀擢武為諫議大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澁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為誰也**不知萬乘出**万乘一作乘輿**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万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謁肅宗於靈武遂立肅宗蕭關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蕭關城攷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蕭

關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无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也庾信哀江南賦非无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飄飄沙塞旌謂屯兵鳳翔以扳復也江山少使者謂道路梗阻也笳鼓凝皇情謂肅宗思上皇也壯士血相視別賦刎血相視忠臣氣不平不一作未密論正觀體正觀太宗年号也揮發岐陽征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感激動四極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聯翩收二京二京謂長安与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謁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西郊牛酒再再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釃酒以享軍士也原廟明丹青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匡汲俄寵辱以武之諫諍如匡衡汲黯也既拜京兆尹矣而坐房琯事貶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衛霍竟哀榮復以武比衛青霍去病之為將也武為東川節度則迁謫之中虽可哀而復榮也四登會府地武為京兆少尹迁京兆尹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擢成都尹還拜京兆尹或曰肅宗至德丁酉鑾輿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宝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劍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民之所都會也三掌華陽兵武初以蔭補太原參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衡衛霍虽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中丞又迁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京兆空柳色色或作翣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敞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尚書無履聲武收塩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哀帝初納用之每見革履声帝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羣烏自朝夕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前漢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号曰朝夕烏白馬休橫行此美武能靜祿山之乱也後漢李憲伏誅餘黨淳于臨聚衆屯灊山楊州牧歐陽歙不能尅廬江人陳衆為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号白馬陳從事魏志龐德与関羽交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羽軍中謂之白馬將軍夢弼按南北賊臣傳侯景作乱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童謠之讖是也諸葛蜀人愛謂武之威行劍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咨沐亮者虽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无以遠譬也文翁儒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斈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斈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雪山蜀之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爲蜀之重輕爲按廣德二元年
年冬吐蕃駈軍讲隴劒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捣其虛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甫暮春發閬武狀甫工部員外郎兼謀軍事其夏
甫至錦江秋末武拔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拔鹽井故史氏謂其威畧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總含西嶺千秋雪檄插瓜州萬里橋又曰西山白雪三城戍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凌又曰煙塵浸火井兩雪開松州是也 **記室得何遜** 武辟甫爲掌書記
梁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多與之遊宴又爲廬陵王記室復隨府
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又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爲參軍
墨卿大夫之辱也 **虛館開逢迎** 謂開賓閤以礼賢也 **堂上指圖畫** 圖畫一作
公有嚴鄭公廳事沱江畫詩他水流中座峴山對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
書畫按集鎮靜元事推以宴遊畫與物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此聰言成都雖有酔酒常以国難爲憂不敢盛爲宴飲也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此聰言
出非專爲閑遊終以問民疾苦爲事也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犬戎指吐
節度劒南嘗破吐番十万衆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滅而
人免詠求使粟至京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 謂功程也 **炯炯一心在** 炯炯明貌 **沉沉二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
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礼而帰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
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殂也 **飛旐出江漢** 湍岳賦飛旐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喪柩帰于楚
也 **虛爲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迫死
有客弔之詣靈橫笛 **悵望龍驤塋** 晉征吳
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思岩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
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太康六年濬卒葬相山大營塋
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
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甫爲參
謀故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爲宋王薨謚曰
讓皇帝長子仗陽郡王璡璡歷太僕卿天宝初加特進
唐植萱録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鶻摩天駿馬逸地
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未全收晉陽甲馬冠攻

吾城愁寂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名人謂工部擬魏太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且吾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鄴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之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塞夜謂容貌和雅也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玄宗以璡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爲盤石宗齊南王康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淮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從容退朝後退或作聽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皐羯鼓錄明皇以璡聰晤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豈不殆哉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駪疎臻切馬芻多貌詩駪駪征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璡來射鴈也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翻然紫塞翮謂鴈也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下拂明月輪謂鴈翮落而拂弓也或謂胡德賦車駕明月之輪胡人雖獲多楊雄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胡人以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不爲新謂射中鴈而天子爲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賜不貲也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言璡雖隨天子而獵久乃袖其書以諫其獵也昔武帝嘗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竟無銜橜虞橜巨月切司馬相如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顏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漁獵故有司免供給之費物皆得遂其性也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璡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此謂璡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璡嘗與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爲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曾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頗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發食召君輩公會軒裳蓋天寶間英豪貴人皆盛左待甫如此所以推獎奏賦明光殿也甫謙辭也謂已无才能得侍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固重席也**好學尚貞烈義形**能無**必露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縟絲綸**縟繁也**川廣不可泝**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泝流而上也甫又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墓久狐兔隣**傷王之不復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宛彼漢中郡**郡魯仲王璡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宝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也**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璡為人文雅幸與甫同泛舟於荊楚也**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溫溫風味甫少年已紳紳**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哀謝增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秘書嶠曰秘閣万卷豈時日能盡邪固請乃假直祕閣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琪為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於洺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刺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盈有名義安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冒目環異士久斗外至門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邕為陳楚偏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長嘯謂歎陳之長尸子天地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歎陳之長尸子天地才高者不容於世也**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廣雅今日宇往古來今曰宙**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謂名文善與筆力相副也**風流散金石**言碑頌銘誌之文文得山嶽英氣之氣也**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點取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醜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体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蕭蕭白**

楊路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〻愁殺人洞徹寶珠惠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邕碑銘之文以光耀之如獲宝珠之賜也龍宮塔廟湧湧下作踴浩
劫浮雲衛浩劫謂无窮不朽之功也言龍宮之塔廟得邕之文亘歷浩劫而浮雲護衛之也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
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覧梵言塔婆唐言高顯今俗稱為塔梵言蘇偷婆唐言宝塔梵言窣堵波唐言墳梵
言浮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縁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士後尽末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栖頭
陀寺碑功濟塵劫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粥謂此
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是也宗儒
俎豆事謂邕或為李校廟宇之記或敘礼儀也故吏去思計謂邕或述監司守令替罷德政之碑也
眄睞已皆虛眄弥殄切睞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邕皆虛已以致敬也跋涉曾不泥
謂不憚其跋涉之勞也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謂邕文之光耀已自輝映當時而歆慕之
非止勸獎後人也豐屋珊瑚鈎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麒麟織成罽

罽居例切氊也謂氊上織成麒麟也紫騮隨劒几既賂邕以紫騮之馬又繼以宝劒與几也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劒餽邕求其為文邕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曰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人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受鉅万計分宅脫驂間呉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史記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感激懷未濟邕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頗喜惠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宅脫驂之事每以未濟為念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藏晉
作臧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獨步四十年邕知名長安死天宝初四十年
閒可謂獨步矣風聽九皐唳謂邕声文譽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邕献詞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皐声聞于天
鳴呼江夏姿以邕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学能文京師號曰天下无双江夏黃童竟掩宣
尼袂言邕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称吾道窮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韋巨源謚號謬戾邕批其議面折二張勢
二晉作二丕邕初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進言璟言事関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邕面折二張排蕩上心上為之霽怒衰俗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

孚天忠貞負冤恨冤晉作怨以邕忠貞爲人所陷也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聡翮低垂困災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小貞放逐南州无由伸愬也按邕始與張衮之善及甫州明皇初又聚崖州召還爲姚崇所嫉貶汴州召爲陳州明皇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頻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爲說所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取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梧州刺史日邪鵬鳥入邕以比賈誼之忌鵬也誼賦曰庚子日邪鵬入余舍兮臨之野蓋尸解也榮枯走不暇榮一作棄言邕在梧之野真詰帝舜服十轉梧州後於嶺南與天地俱稍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榮枯走不暇榮一作棄言邕棄枯磨銳承命趨走无暇也星駕無安税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幾分漢庭竹幾讀上声謂邕晏爲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守爲符各書一至分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夙擁文侯簪簪祥感切謂邕在郡迎賓客如魏文侯也昔鄒衍如燕昭王擁簪先驅請列弟子之坐簪帝也謂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終悲洛陽獄以邕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按天宝中柳勣有罪下獄李邕以国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杖死北海郡事近小臣斃臣

拍吉温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蔽字左氏傳国語與小臣小臣斃咯唔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海拍邕也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日影也論文到崔蘇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名也拍盡流水逝謂感舊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楊炯也唐文苑傳炯嘗爲盈川令張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曰李嶠文如良金美玉是非張相國相國謂張燕公說也相扼一危古豈然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数不閉鍵巨典切鑰牡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楗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文顥互相爭名邕竟爲說抵隙故謂邕爲関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章善閉无関楗而不可開也例及吾家詩甫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邕與甫比肩以詩爲常例見吾詩而絶倒也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蒙昧也或謂氛翳言讒謗之人也或以氛翳謂雲師昇翳也慷慨嗣真作甫有和李大夫詩咨嗟玉山桂喻邕作詩之美也晉郤詵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儼高懸喻邕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迢遰喻邕詩之雄健也坡陁青州血陂陁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謂杖死於青州也蕪沒汶陽瘞瘞於剡切埋也汶陽魯地謂藁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祕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下爲厲子孫存如綫傷邕子孫微而欲絕也舊客舟凝滯舊客者甫自歎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六公者元自注云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洎狄相也六公篇詩載邕本傳憂來豁蒙蔽甫歎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如邕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甫詠邕所作六詩以解憂国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国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詔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兗題注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巘巘語蹇切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爲而已故每食必泫也夜字照爇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然薪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客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謂以已勤苦之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爲漢醇儒故以比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明嘗私著国史後史館因采其語也灑落辭幽人落一作淚歸來潛京輦幽人乃幽隱之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宝中辭幽人歸京闕登進士第更試集賢院也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顏師古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許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書某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荅曰可以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荅曰已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已大闡（一作休聲）文章日負史掾亦累踐史緣言以經術緣飾吏事源業也吏緣一作吏祿晉作祿吏明吏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又爲国子司業頗延年贈阮始平詩云憂其由貧賤中來足拍約中斷傷子之門也足踏宿昔趼研古典切胝也莊子成玄穎見老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是也一麾出守還謂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国子司業頗延年贈阮始平詩云憂萬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說苑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拂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尔後杜牧之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西陵人遂誤以守郡爲建麾也黃屋朔風卷明皇乘輿以禄山反而出狩也不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海有島名龍駒川穆王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蒭八駿一名絶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餘見前注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扈從爲賊所繫繫于虜庭每悲恨以遣懷平生湔楫酒斷此朋知屢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石或作不源明陷賊其二秋夏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爲此言源明不污賊而受僞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僞署官著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睚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爲高祖相國掾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汝曹我耶曄曰今日何緣睚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秘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諸僞署皆其節復如制誥如松栢經歲寒而色不渝也後卒於秘書少監毋扈祠壇墠毋扈一作婺侍前後百卷文枕籍皆蔡爨蔡邕喻源得一脞以爲琴邕一作制作揚雄以賦爲童子雕蟲篆刻楊雄流篆刻一作禁爲篆刻然竟爲長楊羽獵賦見称於時溟涬海之張本未淺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瀚如未比之猶爲淺也青蠅羣驚劒謂其能斷決也吳越王允常取純鈞劒示薛燭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乎如芙蓉始生於湖犀兒豈獨剸剸之兒似牛王褒聖主得宂切截也爾雅犦犀似豕兕似牛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剸犀兕反爲後輩鞅寧芝普漢武帝嘗大具祠祭禱冀生芝而作頌事絶萬手爲脞祠拍望舉取房芝若羊一手也肅宗時宰相王縉以祈禱進勸上具祠禱事禁中稍崇飾祀源明數

進時政得失論其不可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勳勉** 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 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而肅宗從其言而賞之所以美之也 **胡爲投乳贊** 乳一作亂贊音畎又音鈆乳若投飢贊言以方士而餧虎且所以免之也詩投畀豺虎尒雅釋獸贊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国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多載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形似大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畎 **結交三十載** 杜彦昇哭涼州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冥** 滎或作滜滎陽指鄭虔也 **罪罟以橫罥** 橫户孟切罥音畎謂虔亦遭貶也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 則一作即 **長安米萬錢喟喪盡厥** 喟謂大盜之餘国用困之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泚尚纏淳水疾永負高里餞** 甫自傷抱疾雲安不得泝泚以歸而弔鄭虔亦不得泝泚以歸而餞高里虔卒於台州故曰阻清泚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城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于高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收斂精魂无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以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十三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纂著者告虔私傳諶国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子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栖風緣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鶂至魯門不識鍾鼓饗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 **孔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鷂鵰賦彼鷙鶂鵰鴞孔雀翡翠之屬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絶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貧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愁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嘗酒放誕不樂檢束帝更置訴宰相何異鸞鶂鵰籠所能拘之也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往者公在疾苦許公類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爰才名朗自哀問結忘年之契遂近嘉之

故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姿後漢桓榮傳陛下躬天然之姿學立游夏上謂虔之孝過乎子游子夏也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神農或闕漏或一作極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詩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黃石愧師長張良遇黃石公爲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爲虔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邳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域謂其善辨藥也兵流指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貫穿無遺恨奮蕞何技癢奮烏外切蕞祖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无不詳又著奮蕞等諸書又譔胡本草七卷故云夢弼按封演見聞記虔著書名曰奮粹取尒雅叙奮粹舊說也癢以兩切字或作痒技癢或又作枝懩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懩李善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枝癢謂虔於藥石兵書占考圖畫无不淹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技癢乎枝言不得其根癢言攻乎其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字與槷同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者士圭所以測日影也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晝參夜考以正朝夕鄭玄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殿賦制无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微而或違於水臬是也蟲篆丹青廣謂其善書畫也虔本傳虔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子雲窺未遍謂虔之孝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孝傳覽无所不見方朔諧太枉諧一作諧謂虔之言異乎東方之恢諧太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爲郎棄而避乱置幘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美虔之善書得兩鍾之躰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魏人善隸書并行草袁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羊頎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虔善草隸呂總續書評曰虔書如風逼雲收霞催月上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謂虔所畫之圖也宣鶴誤一響宣一作寡一作宮張協詩寡鶴空悲鳴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謂皆枯槁也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魯氏刊作記突兀倚書幌世說刘真長自庾敳雖言不倚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晚就芸閣香

謂遷著作佐郎也魚豢云芸香辟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坱莽** 坱莽廣皃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胡塵謂祿山反也虔由廣文博士遷著作佐郎僞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詩言无一點所染不煩澆蕩也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 祿山之亂平虔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 **履穿四明雪** 言虔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名上有方石四面自然開牕曰以得名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有上無下足跡踐地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飢拾楢溪橡** 言虔之官飢困拾橡而食也楢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居賦越楢溪之縈紆天台賦濟楢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橡食以自資 **空聞紫芝歌** 謂虔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愧聞乎昔四皓逃秦而歌紫芝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邐曄曄紫芝可以療飢 **不見杏壇丈** 謂虔貶爲台州掾不見乎廣文館之丈席也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漁父下舡來聽 **天長眺東南** 台州東南瀕海之郡也 **秋色餘魍魎** 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无人之境 **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 曩昔也 **春深泰山秀** 泰一作秦 **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 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鮑照詩无山稅歸鞅謝朓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皈鞅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 此五聯謂甫追憶昔時與虔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目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虔之平昔濫有推獎於我也 **百年見存沒** 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 **牢落吾安放** 謂虔之卒也檀弓篇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 **蕭條阮咸在** 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処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 **出處同世網** 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他日放江樓含悽述飄蕩** 甫自注云著作与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夢弼按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与兄子咸共爲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爲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率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迁左拾遺九齡爲相以文雅爲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録云九齡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爲一鴞挾兩

兎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獨爲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以妾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帰拜墓因遇疾卒上皇在蜀思九齡先覔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 南国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徼達甌閩中是爲南紀所以限蛮夷也相国張九齡曲江人曲江隷韶州正嶺徼甌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国之紀是也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

金璞無留礦 礦与礦同精錬金也言已爲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譬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故云不留礦也圓覔經譬如銷金礪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躰无復重爲礦惠能叙金剛經冀孝者同見礦中金性以智惠火鎔錬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鏨鑿山破取鑪烹錬遂成精金

仙鶴下人間 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求 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復思奮飛与前程雲路齊永也

寂寞想土階 韓非子堯土階三尺

未遑筭箕潁 想土階謂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逃於箕山潁水也皇甫謐高士傳堯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爲人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爲祕書郎爲左拾遺爲左補闕爲中書舍人爲集賢院学士是也前漢書叙傳王鳳薦班伯宜勸学時上方鄉学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顔師古音義金華殿在未央宮

碣石歲崢嶸 碣石一作碣力

天地日蛙黽 地一作池

退食吟大庭 大庭氏上古至治之国也詩退食自公自公退食

何心記榛梗 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黽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之間嘗負致治之心欲誇大庭氏不以嫌清爲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 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之无聞也別賦心折骨驚

鬒變負人境 謂憂其髮變而爲白愧乎老而无補也謝玄暉詩誰能鬒不変

雖蒙換蟬冠 董巴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也

右地恧多幸 恧女六切慙也卞圜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櫟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慚恧爲多幸何者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爲幸矣或謂右地指李林甫爲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曰視九齡爲相心常負愧故引牛仙客共傾陷之九齡由是罷相也

敢忘二疎歸 以疎廣疎受比九齡之賦歸也前漢疎廣傳廣爲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関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痛迫蘇耽井 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毀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辞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病者食葉飲水而愈

紫綬映暮年 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後漢輿服志公

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荊州謝所領**九齡晚年坐薦周子諒非其人左迁荊州**庾公興不淺**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商浩之徒乘月臨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庾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如此**黃霸鎮每靜**以九齡之善政如黃霸也前漢循吏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爲治擢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賓客引調同**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諷詠在務屏**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屏息之際也**詩罷地有餘**一作詩地能有餘**篇終語清省**省審井切察也**一陽發陰管**謂如黃鍾之律也言詩之和而可聽於耳**淑氣含公鼎**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散帙起翠螭**九齡有集二十卷荊人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廣雅龍无角曰螭**倚薄巫廬並**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与此二山之氣相倚薄也謝靈運過始寧縣野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注周易薄謂相附也**綺麗玄暉擁**謂其文之綺麗如謝朓也朓字玄暉齊人也**牋誄任昉騁**謂其長於牋誄如任昉也昉字彥昇梁人也**自成一家則**成一作我則一作削謂其文自成一家之法也裴駰序史記勒成一家總其大較**未缺隻字警**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謂九齡之名与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歸老守故林**謂自荊州請歸展墓也**戀闕悄延頸**悄一作嘗謂其不忘君猶冀擢用也**波濤良史筆**謂唐史氏直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有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蕪絕大庾嶺**惜其沒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按曲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銑作銘**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死朝廷擾亂礼数頗疎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士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爲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甫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